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八十三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

明 程敏政 編

記

謁周公廟記 王褘

洪武辛亥春余還自西垂以閏月二十五日戊寅至岐山縣明日謁周公廟廟去縣十五里出城循澗水西北行至山下乃折入山之腹而廟在焉至是四面皆絶壑

峭壁其間平地東西僅五六十步南北如之而稍脩形勢殊幽阻廟東北十數步有靈泉出巖石間即澗水所從出也廟之建莫詳其所自始按碑記唐大中二年鳳翔府岐山縣鳳棲鄉周公廟出靈泉則廟祠在唐之前當已有之金興定五年有道士市其廟作道宫縣令李守節正其罪鳳翔府錄事判官游淑記之甚悉元初廟盡廢至元十七年李忠宣公德輝行臺陝西欲起其廢而有司力不逮乃請終南重陽宫李天樂真人重建既

成其徒就守之今廟是也厥後陜西部使者富珠哩翀言周公先聖在唐與孔子同廟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流主祠事非所以崇聖道昭禮典若立書院俾儒者主其祠為宜元統三年命下如所言賜額曰岐陽書院始置學官弟子員春秋致祭禮如祀孔子元末天下亂儒者皆解散書院燬于兵廟幸獨存而今守祠者仍為道士矣廟始末可槩見者如此其廟中為正殿奉周公東西二小殿以奉太公召公東北别有小殿奉姜嫄凡廟

之儀與冠冕佩服之制皆粗鄙不合禮又正殿前有戲臺為巫覡優伶之所集而殿中列以俗神野鬼之像尤極淫恠余因嘆曰周公制禮作樂以憲萬世其没實祀以天子之禮樂令其廟制乃若此世人不知禮一至是乎不特此也以余考之周公之稱因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也水經岐水之南有周城周公采邑也杜預云周城在美陽縣西北帝王世紀云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也周城今為岐陽鎮其城故阯猶存廣袤可七

八里四圍皆深溝實在今岐山縣東北五十里正太王所居而周公食采之地也然岐山縣西北十餘里其地曰周公邸地形頗平衍意者周城乃公采邑而其居邸則在此歟或乃謂今廟為周公故所居地且其阯既阻隘路衢尤險狹周公以冢宰之尊何得而居此殆後人即此建廟故遂繆指為公所居地耳而近時暢師文作記謂周公采邑廟即其地者非也舊碑載大中二年十一月一日周公舊祠有靈泉已枯竭一夕大風其泉五

處一時湧出守臣白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崔珙奏其事朝廷因賜名潤德大中乃唐宣宗年號崔珙所帶銜位正唐制而其表奏制答等文又唐體而近時孔克任作記謂為宋大中時太守珙者亦非也世傳靈泉每世治則出世亂則竭故眉山蘇文忠公詩有與世窮通之語自唐大中二年出後後復竭至宋雍熙二年復出金末復竭及元至元

十七年復出其後復竭而復出於今其出也所灌溉甚廣人賴其利舊碑載大中二年賜名潤德而湘山野録以為雍熈二年賜號要當以碑刻為是是日從余行者儒士安矩李方詣廟拜謁畢出坐門外荒墟上道士持酒來餉為飲數小卮適雲陰雨徹下風起撼群木響獵獵如秋聲恍疑風馬雲輿來涖者因低回久之乃去比回縣館以廟制與禮不合者語其令李本初屬其稍為釐革李以縣事繁劇辭余不復與言而具疏其本末及

前所云云者紀之於簡以遺矩用志歲月焉

寫易軒記

去淳安縣治北五里山巒迴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掄魁致位禮部尚書者學者稱之曰蛟峯先生宋亡堅卧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因即其居為書院尚書之曾孫以愚實世其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為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遂其髙節而無媿又去石峽北五里珠佩峯下結屋居之

去人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受教者弗拒也此其進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乎太史晚益好易嘗即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禕之先大父昔嘗主教於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太史以契家故屬禕為之記

昔者竊聞之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其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為八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是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
八卦之三畫既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
二體既又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互成焉此後天之易
也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
而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耦為六畫也邵子之圖以
乾夬至剝坤為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然之
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為十六而為三十二而為六十四
者斯蓋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重卦之

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於是焉則後學之不能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求易者在乎内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以㑹夫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必惟文字之為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於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知之姑疏所聞以求質

請遂以為記焉

新鑿忠澤池記　杜敩

潞為州屬縣六壺關西距州治僅一舍域太行麓地高亢土峭剛而獨闗井泉利縣郭民曾有力者掘井深倍九仞往往為石隔而不及泉間或及之水脉津津汲挹曾弗滿瓶其勞於遠井直抵州境泊他聚落乃至積雪窖鑿冰瓮給旦夕用以故其民不免有饑渴之害者洪武丙辰閏九月三山郭公來丞是縣興利除害政教以

行憂民渴饑不啻猶已越明年丁已春正月乃會羣吏

屬耆衆而謀曰縣治南關故池向集雨潦爾衆第以澣

衣飲畜今洿壤淤塞棄同無用我將即農隙借民力是

鑿是浚俟雨西郊犕泊泓澄惟供飲食可乎衆乃舉手

加額同口一辭曰何民生之幸於是上於州司而允其

請乃卜日召集近縣郭民畚鍤齊興不旬日而池成其

澇則護以木栅而防崩齧之患其岸則繚以垣墉而限

汙穢之雜坤隅爲閘兩壁翼張而鐶板横施俟大雨流

行則起之以石硤注瀉而入水艮隅為門兩楹山峙而扃鐍堅設令衆人汲浥則闢之由石級下工而出水廣則呀焉窪焉廓其有容殆如天造地設深則瀶然滉然昧其不測宛若陽闢陰闔於以免往復遠汲之勞於以慰饑渴燥吻之思衆請其名則曰患澤蓋取語云因民所利患而不費之謂嗚呼旨哉嘗稽易大象澤無水則曰困澤有水則曰節夫澤水有無其卦則為困為節猶池之廢興其水則為潔為洿令池轉洿為潔猶卦反困

為節既變通以盡利復推行以為通乃因天之澤為地之澤以地之澤為民之澤公可謂能體易以利民者矣且古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受封者公既陂大其量淵深其學由是將為州為府而登庸於朝澤加天下則惠利所及其源深其流長而或可以涯涘哉縣南坊耆衆某輩請文刻石而紀功績以示永久俾勿替公名栢字永齡由進士擢濮陽簿令為壺關丞

華川書舍記　　趙汸

婺州義烏縣有澤曰華川王君子充書舍在其上同門友宋君景濂歴敘工世以來為文者之失得而卒歸於聖人以為記辯博精詣殆不可加矣邇者汸與子充相見於錢塘子充又俾汸申其說既不得終辭則以復曰聖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帝王制作大備其載諸方冊以垂軌當世者謂之經若韓宣子適魯所見其類矣詩采諸民間策書辭命職在史氏未嘗使

學者執筆習為之也吾夫子順先王詩書六藝以設教而學文之訓門人識之亦曰考觀聖賢成法以盡其職分所當為者而已蓋自一身以達天下彌綸益著而非外求由小學以底大成品節愈嚴而無二本成德達材之衆率由於斯而徒以文學稱者非聖人意也是故夫子嘗刪詩定書贊易脩春秋以為萬世明法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從周則豈以言出於口者謂之文哉戰國爭彊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興而異端起矣自茲以來

吏治不足繼以武功而爲國者始思息民以黄老經義未明流爲箋疏而反身者唯知洗心於釋梵由是馬班崔蔡之倫以文名家凌厲縱横浩不可遏而先王經世之術微矣賈誼董仲舒掇拾於殘闕而莫之行諸葛孔明范希文蹶躬盡力而未足以有明也春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所相傳授者始煥然於時關中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精思以致道修辭而斷事以一鄉而準天下考三代以示方來卓哉學者之楷模矣迨新

安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而浙河以東若呂薛二鄭氏取周公舊章離析錯綜如示諸掌學者於斯得窺見聖人制作之盛焉然當是時陸子靜氏起於臨川以其得於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諸君子之志荒矣薛鄭會歸於朱子而呂氏則無間然陳君舉薛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於陸氏此又論先哲於鄉土者所宜慎思而明辯也况夫有志於斯文者乎子充早受業於同郡學士黃公黃公之見於文章者岳靜淵澄

不大聲色固非欲以言語文字名世而子充明經潔行卓越不羣因鄉先生精神念慮所存以端述作之本原極古人之能事必有徵矣則雖俯仰一室而所以系吾徒之望者何可量哉浙東多文獻故家他邦莫及昔予嘗欲往遊而未能異時考德會文之樂舍華川奚適乎

共學齋記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反諸身以為學者千百年來大畧三變以復于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汙濁之世

不忍自同於凡民而又患夫資之不足也於是乃有佩
韋弦以矯偏蓮覽枕圓以驚惰晝有所為夜必焚香質
於神明念慮善惡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觀
其消長蓋動心忍性不如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
也亦明矣於是有君子者出主忠孝以飾其躬以匹夫
而立師道使再三之義赫然白於天下後有作者不敢
忘焉其視專一善名一行則又遠矣於是又有君子者
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己者本經訓以淑斯人使先傳

後倦之教下學上達之旨復明於世蓋秦漢以來學術多矣至是始歸於大中可謂罔極之恩矣自其教行爲明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善學者乃復因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己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之學夫豈易言也哉汸學於古人而未之能進竊懼夫氣昏力薄不足以底于成迺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學與同志者居而勉焉噫人固與庶物竝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熾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别矧

學不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芒忽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慎悱堅制高邁卓絕以自拔於凡行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崇禮卑智崇效天禮卑法地聖賢之言無二致也羣居終日而義有不出於此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為共學齋記

櫟軒記

鄭之恒僑居縣水之南烏聊之北題其隙宇曰櫟軒其言曰櫟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聞之

莊生云居無何大夫士爲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者甚衆言人人殊之恒不懌以其間日之黎陽山中見支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櫟名軒而人鮮能喻吾志者言之輒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感乎人言之異也世之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不以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子獨以無用全子無感乎人言之異也雖然生之有壽夭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楩柟豫章閱千百年未有過而問者道旁之樗櫟未拱把而夭於斧斤其所託者不同

也夫櫟之不材猶樗也櫟以社而存猶樗之以神也社有變置而舉或廢之則樗與櫟豈能自全邪謂不材之木獨能終其天年非莊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材為累不若不材者之無用也故為是不得已之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時而不得免也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然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未免乎累也則夫可以害生者豈惟材哉邦君之於國也聖哲之於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魯侯洒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使仲

尼辭交游去弟子而逃於大澤其憂患乎一世者豈有涯哉嗟夫亂世多害智愚賢不肖俱困而莫知隙其憂此夫人所深悲而非爲一己之私也子之不材自處豈其意邪曰然則莊氏昔所謂者非邪支離無謂曰莊子固嘗言之矣其所保者與衆異也且子亦嘗聞所謂物之初者乎游於物之初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者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蘧廬也古今一息也死生夜旦也虎兕無所措其爪甲兵無所容其刃無傷於

物而物亦莫能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哉雖然爲櫟有道即子之居行子之志使董梧無所用其助而舍者爭席則材不材皆不爲子累矣又何恤乎人之言鄭之恒矍然而起釋然而悟曰善哉進於道矣雖然吾於櫟有取焉請書是說於軒中以爲記

梅花易洞記　徐一夔

山陰胡君龍臣居越王山之下環其廬植梅數十百株而日居其間讀易因名其處曰梅花易洞且曰昔五峯

胡先生讀易巖廬自號易洞吾名亦奚不可然客來輒不解曰甚矣胡子之欺人也大山長谷穴而為洞嵌空嵌岈其上穹然而蓋覆其旁屹然而壁立其中廓然而有容蛇龍居之虎豹藏焉此洞也若五峯先生讀易之地似也今子雖依山為屋所謂嵌空嵌岈之狀無有也其屋規模不廣制度不華覆蓋其上者獨其枝若屈鐵之交錯其花若瞩雪之燦爛所謂穹然屹然廓然者亦無有也非洞而曰洞甚矣胡子之欺人也余乃為之解

曰獨不觀之儒先之圖乎天地亦一洞也豈直居室哉何也乾南坤北一上一下陰陽之宅也離東坎西一闔一闢陰陽之門也巽承乎乾而位西南震交乎坤而位東北陰陽之所以終也陰陽造化生生不息如循環然昔之至人心與造化遊嘗言弄環餘暇時往時來蓋以天地為一環矣夫洞環類也環非實環洞豈實洞哉是意也五峯先生知之矣胡君慕先生者也豈以弗知而欺人哉余竊聞之聖人作易本之陰陽見乎卦辭學之

者將以見夫用善觀物者即微而知著即小而知大即近而知遠自一室而至於天下自一日而至於四時自一呼一吸而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莫不悉備胡君誠有以知之無自善其身請以告我

梁氏書莊記　梁寅

余山巖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窺道之頤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

立言然恥没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令朝之初共承明詔陪諸搢紳議禮制獲覩大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爲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唯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攷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唯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

芟剔其註使其明暢謂之周禮攷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中以己意謂之論林閥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畧示勸戒謂之巷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畧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葢曰家之恒産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

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為公卿為百僚為將帥為守宰又其下為胥吏皁隸為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為衣食焉吾為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悴非救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穫秔稻菽粟而所藏唯書予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賛時之治是吾之不念予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為石者有銀之

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
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
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為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
之天可也

隘齋記　徐尊生

歙南洪節夫畟家小飛來峯下其先廬相去十里而近
在杏坑之原故無恙也壬辰之變悉燬于寇越二年㦨
稍定流散來歸節夫以小飛來直通衢而其寬閒深阻

可以肥遯者莫宜杳坑之原乃即遺基去其蓬蒿瓦礫為茅屋若干楹奉毋夫人以居敎諸子肆業其間材㑅而制庳視昔日棟宇之壯丹刻之華無復得其彷彿而意趣幽野位置整雅望而知其為隱君子之宅也扁其燕處之室曰隘齋而謂友人徐尊生曰予平生不能媚世容物亂離顛沛以來益齟齬於時矣故因吾室之隘以自名以見吾志盍為我記之尊生辭不獲則復于節夫曰道以中庸為至人鮮能之得其一節之偏以高於

世蓋已難矣若夫厲廉隅飭名檢波流風靡之中確然有所不為則謚者豈非制行之高者歟方湏洞之秋衆人眩惑揺動往往有之若獨皭然不滓倡勇敎順既乃屣脱功名深潛遠引於巖石之下非夫居常有得於謚而能遭變不可奪如是乎且吾聞之合於人心之公以為謚則固制行之高者也任夫一己之私以為謚則其獘有不可勝言也毫釐之間辯之弗審而善惡之歸相去遠矣古之謚者無過伯夷鄉人之冠不正則不能與

之處讓國恐不遂其志則逃誅伐以不聽其言則隱而餓餓而死其隘如此然其所為皆關乎世敎之大合乎天理之公未始以己私參焉孟氏立論之嚴雖以為君子弗由而又推尊之曰聖之清故為隘者必以伯夷為標凖庶幾其可伯夷奮乎百世之上吾從而興起於百世之下人心之公無古無今欲為伯夷是亦伯夷而已矣以節夫居常遭變而不可奪覿之則辯之庸有弗審乎雖然弘道在人能大其所受斯謂之君子伯夷之行

可尚已𠃨之中庸之道有間矣由伯夷之行合乎中庸則致廣大盡精微粹然無疵而所謂隘者將不可得而指名矣君子之於道豈固以偏自處而不舉其全哉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吾於鄖夫深有望焉

朱氏春濡菴記　朱廉

義烏朱資安居縣南之剡溪旣塟其親於所居東𠃨之五里杏花溪之左乃築守塚之舍而署其名曰春濡菴春濡云者葢取諸記禮者之言資安以告余俾為之記

余曰善夫資安之為何其可羡也墓有舍而歲祭之士大夫行之久矣胡獨有羡於資安也嗟夫三代之世敎化明備禮俗興行人自幼稚已知事親之禮矣及其既長孝養之外他無事焉務以適其志務以安其體務以善其甘旨而致其尊榮惟恐親之弗悅也既已如此矣又懼其不可得久也惴惴焉而愛其日不幸而没則吾哀戚之至若不欲生塟埋必盡其禮而尸祝必竭其誠終其身而弗怠夫然故為人親者生則享其養殁則享

其祭而無憾焉迨世敎衰士習益下甚者視其親猶塗人其口能言也而未必聽其言其色可見也而未必視其色况能視聽於無形無聲也哉此其人蓋與夫羽毛齒角者不異其事生若此豈復有沒後之思而致其愛敬於墟墓之間哉令資安之思念其親吾想其心入其室則惕然感曰此吾親所構也吾今安居之而吾親安在哉稼其田則曰此吾親所闢也吾得粟而食之而吾親安在哉涉其圃則曰此吾親所築也吾得藝吾麻而

吾親安在哉覩其妻子則惻然以感曰此吾親之授我以室而延吾嗣也覩其兄弟則曰此皆吾親之子而吾同氣也視其身則曰此吾親之遺體幼而育長而教以望其成者也今吾與其兄弟妻子具在而吾親不可復作終吾生不得見矣一念之感未嘗不太息流涕不能自止况夫氣序之推移時物之變易徂暑未幾而繁霜已肅改歲未久而雨露已濡徬徨丘隴之間戀慕松栢之下一觴一蔌庶幾享之其情為何如哉此其視流俗

何如而余烏得不深羡之哉况又徵文於予將刻諸石以圖永久是不獨盡其一身之孝思且將使其子孫繼續於無窮尤有過於人者余故為書之俾世之弗及者有所興起而其後亦毋敢怠忘也資安善事其兄即余向時為作義軒記者

明文衡卷三十

明文衡卷三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記

遊三門記　王翰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由東西延至黄堆循河東下再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者為鬼門中為人門次

北為神門又次北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為夜义門北為金門新開河為公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十五步中流有小山乃其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縈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唐宋漕運之道山嵒上有閣道且牽泐石深尺許正南下五十步有石聳起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十步一峯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南北廣約計二丈其岸石如甃又直如繩取者行百餘步與神

門水合其南一峯壁立度二百尺許極竒秀石紋青黄相雜其巔多鵠鸛巢壘石爲爐形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有人謂老君煉丹爐蓋以神之也新開河左就嵒石下刻宋金人題名并詩且刻翠陰禹功二嵒稍東刻忠孝清慎四字字畫若顔魯公書者其南山上有石巉然如鴟蹲者人號爲掛鼓石蓋禹用以節時齊力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工山工舊有開化寺令不存有小祠象龍神者前碑剝落不可模不知何時立祠檐下二

石其狀如碑無字工作三竅一碑蓋金源興定十二年
脩禹廟之記也回至西可二里工山謁禹廟而還所至
處皆用小律詩記之偕行者生員張恭馬喜王興也時
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記
古愚齋記 劉永之
臨江貳守韋侯彥芳其系出於漢丞相昭由丞相四十
七傳而至茂令家潤州雲陽為其邑之著姓出郭門若
干里地曰壽安有別墅者侯之所建也蓋嘗讀書其中

而題其齋居曰古愚其至官也手書其事以遺永之而求文以為記既受命乃為之說曰言非一端而已即其言而知其志之所存所謂知言也蓋是令而非古久矣有行古道於今之世者必且群起而訾之曰是好古而愚者也夫古之道豈誠然乎哉亦失其好惡之情焉耳方周之衰天下蓋已弊矣繼之以强暴之秦盡去先王之典而用其一切之法使其靡靡然戕其仁厚之性而從事於貪殘刻薄變詐之行於是是非好惡顛倒錯謬

一反其情以至於大壞極亂不可救遏而秦用以亡自是而後其流風末俗浸淫演漫於天下者千有餘年於今其間雖有願治之君善輔之臣凡所建立皆因仍苟簡以為當世之計率不越數十百年法獘禁弛則又往往至於大壞極亂不可救遏若秦之事然漢唐以來槩可覩已當其壞亂之際雖學士大夫猶或不識義理之正况世俗之凡民乎其喜浮而惡質非古而是今無足異也惟其理亂興廢之由恒在於是而未有深慮遠圖

而振之者豈其沉酗没溺之久而終不可爲邪無豪傑特起之士而不能變化鼔舞作興之也所謂豪傑特起之士者必能窮天下之理通天下之情識天下之變而其於道也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而不惑於流俗者也令侯以髙明之資當天下壊亂之時躬行古道不顧流俗之是非因取其所常被毁者以自名而見其意及遭逢聖朝起而從政又能不以窮達易節而勤勤然欲托於文字惟恐其弗及如此豈非篤於自信而庶幾其人

者與然則變化鼓舞而作興天下之民固其志之所存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謂其不可興起者不知道者也謂俟之志不在於是者不知人者也故述而記之以俟知道與知俟者考焉

獨善山房記

古之學者為己而已及其至也則思推其有諸己者以及乎民焉將推其有諸己者以及乎民則非得其位而施之政不可故仕而達者君子之所甚欲也非欲其仕

而達也欲其有諸己者及乎民也然學而有諸己者必自貴而不徇於外故其交也有禮其進也有義必人即之而不即乎人也必世求之而不求乎世也交之以禮矣進之以義矣人即之而世求之矣又必度其時之可為道之可行然後起而從之是數者一或不然則三公之貴千駟之富視之猶弊屣焉曷足以動其心哉其難進寡合如此而有天下國家者方懸其爵禄以招天下之士有司者敎然持其權衡尺寸秤度而進退之幸而

合其程式然後授之以職臨之以賞罰使之促促然唯上令之是聽其取士用人之法如此然而自公卿以下至於百執事之位未嘗乏人焉於是上之人自以為其術果足以籠天下之士馭天下之才而為天下之政矣又何必嬖嬖然求彼之難進寡合者為哉蓋自三代而下山林巖穴之士懐其道徳才藝深藏不售而没齒貧賤者衆矣然其人皆浩然有以自樂未嘗或之悔也而論者以為孟氏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

異端叛逃之民果於遺世者不可同日而語焉友人柯同德儒者也世居屏山之下自其祖父隱德不耀數世矣其家之所傳以為學者皆內而弗外為己者也而同德之為人善論議有氣節尤能應變吾嘗與之共處憂患知其學之有守而才之足以有為也惟其自貴而不徇於外也故不為時之所知崎嶇連蹇至於窮且老矣終不肯少變其操而其心浩然有以自樂而無悔於是取孟氏之言名其室曰獨善山房而屬余為文以記之

余既惜其才之可用而莫用又喜其能自貴而不徇於外幾於古之學者而合乎孟氏之所云遂述其所聞以為之記

知止齋記　錢宰

八年冬詔天下士凡寄跡佛老而有志于聖賢之學者入國子學俾習知天理民彝然後授之政焉余助教庠舍間因獲與諸茂異交間過尊經閣訪黃君伯厚于東序伯厚扁其齋居曰知止噫伯厚逃佛而歸于儒不半

截而知所止矣何其化之速邪今朝廷武功既成誕脩文教示之以綱常道之以道德化之以禮樂禁之以刑政將使天下之士皆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將使天下之民皆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化以世之學佛老者往往多聰明識道理俾務于學去其虛而實踐變其寂而有為黜其偏而歸于中正猶反手耳然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化天下後世俾脩諸身措諸事業莫不各有所止之地也是

故冠爾以章甫使知首之所止焉衣爾以逢掖使知身之所止焉正爾以夫婦復爾以父子明爾以君臣使知心之所止焉伯厚於是乎𤣥冠綦纓俯仰後先以正其容貌以齊其顏色垂紳委佩周旋抑揚以敬其儀刑以慎其進趨入其室則夫夫婦婦怡然乎其知樂而有别也陞其堂則父父子子僾然乎其慈孝而有親也出而仕于朝則君君臣臣秩然乎其明良之際會而有義也伯厚方且見之躬行矣其視前日祝髮毁形滅性離倫

逴世獨立而高出物外者夫豈伯厚之所止邪嗟夫北辰之止于天也不偏也流水之止于海也不息也心猶辰也靜而不偏則所止者正矣心猶水也動而不息則所止者至矣伯厚尚無惑於偏無怠以息庶幾終始慎其所止哉

新建耐牢坡石閘記　劉大昕

大明受命皇帝即位之元年詔遣大將軍信國公鄂國公總率羽林諸衛師旅億萬戰艦百千定山東平幽冀

兵不血及而梁晉關陜大小郡邑悉皆附順分兵戍以守阨塞浚河梁以通漕運舳艫千里魚貫蟬聯貢賦供需有程無阻後以黄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西暨周村淮淤窒壅數壞舟楫迺道師莊石佛諸閘北沂汶濟以達燕冀西循曹鄆以抵梁晉濟寧州城西二十里許耐牢坡口者實西北分路之會坡有堤綿數十里以防河決於是時遂開通焉倘失啓閉水勢散泄漕度愆期深為職守憂洪武二年申請于山東行省注官分任其事南

疏北導靡所寧處冬十一月省檄下委大昕相宜置閘以為歲久計十二月朔同寅知府余芳通判胡處謙集議率任城簿周允暨提領郭祥至於河上視其舊口則土崩流悍不可即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衍水匯可立基焉乃伐石轉木度工改作時冰凍暫止三年二月二日集衆材合役下夷土堤平水淨八尺以為基樹以棗栗密如星布實以瓦甓迴若砥平然後鋪張木枋數嵌石板爰琢爰甃犬牙相入復固以灰膠關以鐵錠

磨礱劖削混然天成閘門東西廣十六尺有五寸崇十尺一寸西北北東西廣加二尺焉閘之北東向有墉縱二十二尺西向墉縱一十五尺有奇閘之南稱是翼如也所以捍水之洄洑衝薄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寸下貫萬年枋以立懸板復於閘之南北決去壅土以殺悍湍且濟舟以轉折入閘自兹啟閉有常舟行如素三月二十日告成記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四百五十人以材計

木一千三百有三枋五十甓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鐵錠一百每錠斤重六斤四兩鐵斤重二百五十五木炭斤重一千五百四十二石灰斤重六千三百四十四工之食粟八石零七升若鐵粟則取給於官餘悉因沂兗二州任城滕鄒諸縣工地所有規措給用雖少勞於民而民樂於趨事不費於官而官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昕雖董是役而主簿周允晨夕陳力勤敏不怠其功其勞不可蓋也遂具載本末于石以垂永久焉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麗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為我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瑀之於步豆籩之於禮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

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内哉往于田入于市處于户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于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殆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修已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僻阻之區絶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令幼文以方壯之盛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

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茀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倀倀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蘇伯衡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豪右因侵而有之踰八

十年有司漫不加省皇帝即位之明年詔郡縣皆興學置師弟子員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而言曰令學令射居其一射圃之復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會王君徵赴京師事格不行而提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復以告公為按圖籍凡學之地侵於民者責丞李君仙簿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其疆界表其畛域樹垣以繚之王君歸自京師謂部使者祗承德意返故地於久攘之後幸惠斯文甚厚宜有以示後人敎

諭毛君煇膺薦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曰侯以明之北
學之學政也其人之賢不賢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
以射致衆衆致而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
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致黜者三則僅
有存者夫學政莫大於射也尚矣國家方修文敎而稽
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乃爲之記曰復地
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衡五十直東北則益
其從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之

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得東南之衡而去其一以為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某陜西人王君名燊字秉文北平人煇邑人攝學事殆一紀士論多之云

川工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滣不踰閾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敎授間以臨以觀而沁有契焉因以川工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

川工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工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昃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

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工者剥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甲於是觀諸鳥獸孳者輩而毨者氄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為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

有形氣寓乎形理寓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為槖籥焉以理為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為槖籥為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已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

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于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為川上書堂記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為吾記之者敢屬

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毘陵為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為美而以節義自脩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於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

之衆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内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羣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

懔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寔頼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脩教化不行士鮮不為習俗所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富貴何足為輕重而求之者隳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姁姁以為容詹詹以為悦汲汲保身固位以為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至鬻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

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仗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祀或録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爾來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無由以竒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為節為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斡旋萬變者氣而已

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為歉大塞天地而不為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為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所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為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為氣所使而莫為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為正氣無所養者為虛

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茍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南華謫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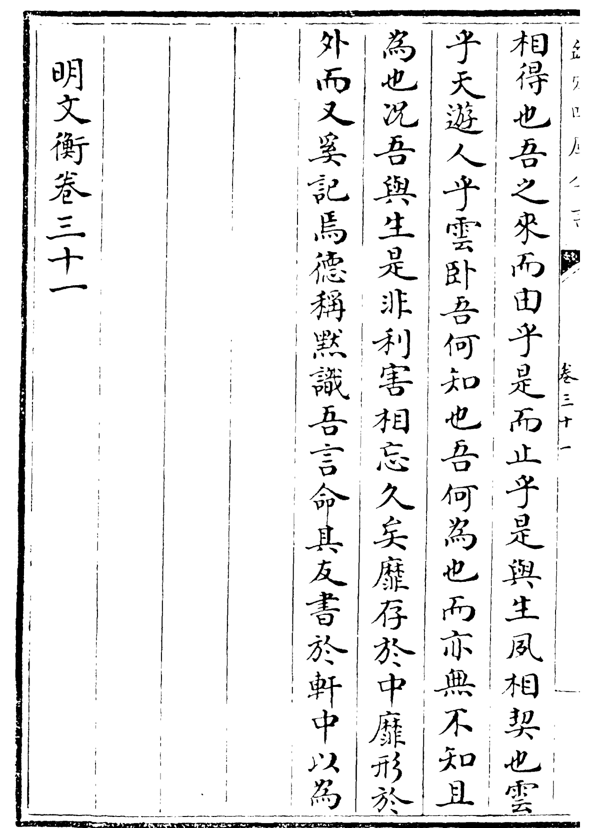
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爲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縑素云初上行幸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爲立京學命爲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未幾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于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預議先生感

奮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為學校脩廢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上者至矣然亦不勝夫人之媢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宮什器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而笑而媒孽先生者不已於是詔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吏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為何如蓋君子求在我

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無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絶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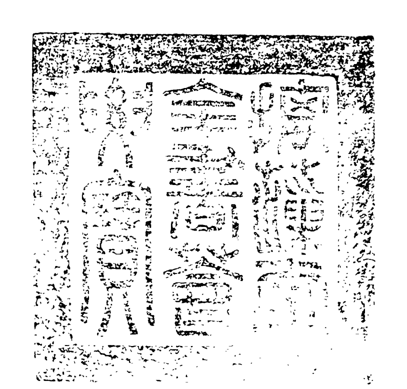
樓雲軒記　汪仲魯

自予再來郡城馬生良德稱輒館予于城東新構之軒病卧若素安焉生請軒名應曰棲雲生又請記則又應曰吾老且病忘乎軒矣奚記焉雖然病者吾身也身吾身者初未病也且吾胡為而來也又胡為而止也亦嘗觀諸雲乎何思何為浮游太虛薄日月而翳光景雨下土而澤萬物迨其歸而棲也倐焉斂藏不見蹤跡孰使然哉靜無而動有者也今生逍遥乎人世隨隙地而構斯軒岡阜環列靜安有常淵泉細流清泠自在與人若



相得也吾之來而由乎是而止乎是與生夙相契也雲乎天遊人乎雲卧吾何知也吾何為也而亦無不知且為也况吾與生是非利害相忘久矣靡存於中靡形於外而又奚記焉德稱黙識吾言命其友書於軒中以為

明文衡卷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二 三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八十五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記

樗舍記 謝肅

上虞管起遠氏之避地于北山也山有大樗因作舍以蔭于其下而名之曰樗葢自况焉且屬予記之時予有四方之游不果為及歸則樗舍者已徙構城中餘十年

矣而其名不易則又謂予曰曩屬子記吾樗舍不意文之久不出也何故余復之曰起遠固美才而有用者也樗固散材而無用者也以無用之散材比有用之美才余何言以記哉乃愕然曰子以吾為有用之才則誠不知我矣獨不見夫元之季世乎朝綱解紐中原板蕩羣雄並爭以為敵國故中外急於用才而無所擇凡具才之可以宰一邑者或守一郡才之可以守一郡者或鎮藩維或以將帥之才而屈伏行伍或以經綸之才而汩

沒簿書或位都卿相爵列王侯而非匡濟之才雖才有小大用不適宜固未爲不見用也及皇明聿興天戈一麾四海讋慄向之所謂才者莫不低頭束手以就戮辱焉唯吾幸免豈不以其才之無用也邪天下已定上乃更張治化深懲前代之失合羣才而聚于京師親爲簡拔以用之有朝食虀鹽而莫調鼎鼐者矣有莫居逆旅而朝上巖廊者矣玆非有用之才乎然左承薦擢而右賜徒流右懷章綬而左伏鈇鉞者亦云夥矣是豈宸衷

之不愛才也哉亦其才不勝任而冒焉者之故也以吾才無用而獲免又何其幸歟此吾所以甘比於樗焉夫樗無用之散材故匠石不加斤斧得以全乎其天而莊生嘗述其言以為求無所可用而為余大用者也子但以是而記之何謂無言乎余又復之曰嘻有是哉夫求無所可用者莊生所以忘天下也為余大用者莊生所以自私也自私而忘天下豈聖賢之所安乎然吾知起遠讀聖賢書而志將有為者也道出處言必稱伊呂道

問學言必稱孔孟伊呂孔孟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故伊尹之未見用也耕于有莘固耕者耳而能樂夫堯舜之道及既見用也則相其君而覺斯民唯呂望亦然方其未見用也釣于渭濱固漁者耳而能謹夫丹書之戒及既見用也則尊主而庇民是伊呂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孔子謂如有用我吾為東周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欲見諸行事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孟子謂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雖不得位然其談王道道

性善論養氣所以立言垂訓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且夫天者降聖賢以其才非但使其自足於己而已必將欲其大有為於天下以濟乎斯人也而莊生之才既不足以濟斯人又不肯下於聖賢乃託樗焉以肆其荒唐之説欲髙出於天地萬物之表其亦不知視乎聖賢也而益畧矣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蓋以喻夫君子所守處亂世而後可見然非周于德者不能焉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斧斤伐之以為未嘗有材

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蓋以喻夫人之良心乃固有耳若然則吾聞孔子嘗取松栢以喻君子之周于德者矣未聞有取於樗也吾聞孟子嘗取美木以喻人之良心者矣未聞有取於散材也今起遠亦養其良心而周於德則用世之才全於我矣又何必自比於無用之樗樗乎樗乎其莊生之徒歟起遠有志於聖賢者也第以木之見用若無用然乃强名其舍曰樗耳夫豈其情也哉於是幡然喜曰是足以記吾樗舍矣敢不自勉遂為書之

尊聞齋記　劉夏

詩三百昔余攻之以遊場屋彼時尊尚時王之制日夕孜孜訓傳是故紀錄傳言者見取於有司遺傳者則見黜考官全籍是以決取舍其間雖有才儁而文富學博而識高所見稍出訓傳外天下人必指目之曰是失經旨者也為專門名家大僇矣以此籠絡禁制天下髙材明知之士槩不出乎彼之格律一旦試中京師列於有官君子翻然棄其舊步如脫敝屣則學賦詩為文以藻

飾厥躬後進之士倘又來扣求前日射中之術必曰余忘之久矣余忘之久矣嗚呼聖人删詩宋大儒先生傳詩豈謂科舉之敝其叛去至於如此之速也雖然此豈人之情也哉由學經之士拘於王者創法父師課試勸苦跼蹐以執業雖嘗號讀聖人之經其實無得於心心之所樂不在是也窮經之士或者樂乎其心飫焉而忘饑樂焉而忘憂可以與之共涉患難而不悔可以與之共處貧賤而不愠抱與俱處終身不厭安有叛去之理

哉余始至金陵郭士中為余設榻於其家尊聞齋要余共讀詩三百余乃為之導行前驅其法先經後傳至或執經證傳曰可粗通十許篇稍稍純熟其勢洋洋焉翼翼焉如鷙鳥乘涼風如巨魚縱廣淵卒也合三百篇天秩有序如親姻族姓三百人同堂共席左右列坐昭穆相從尊卑為位血脉灌注聯絡流通天下大法天地經緯無旁蹊無多岐驅車四達煌煌周道闢如也士中曰樂哉斯言乎余曰未也良農為土田横縱其畝鋤治七

八往返然後墳壤糜爛而植物滋生焉嗟乎讀書之道亦如此矣而況於窮經乎每夜二鼓盡余眯就睡士中挑燈吟諷尚未已士中樂矣庶幾尊其所聞矣乃與士中就書此言以記尊聞齋不亦宜乎

焦氏廬墓記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士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澹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

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輒流涕執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之義睽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踐躡戎行一朝依附權勢假名為公卿郎將即可以得志斬艾人如草菅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邪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為

於三綱淪沒九法斁壞之際此為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鬯茂可計日而冀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騖於形勢之塗而不知返膠固於刼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死之道者令而澌盡泯滅化為冷灰微塵不復有聞于時有生之德者令皆領薦于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為當時聞人故余特為雷氏作遜清堂序又為焦氏作廬墓記者見我國家收拾天下

人材未嘗專事藝文之末而遺于孝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為之儆懼矣

遊山記　貝瓊

檕兒地四平無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殳山山由殳道人得名殳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春清明陳君仲謀約予遊殳山適予被召赴京師而仲謀亦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幸無一事撓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所願促治酒肉飲食已帥陳熊陳魯兩

生洎予子鍘由大溪北折而東度陌越阡至殳山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楙樊荆扉雞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卜氏有冢在山半冢後得支徑而上高下稚松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傴僂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泳波濤中山回路盡有石嶄然壁立者即殳道人尸解處其顛有小石突怒土中類迸筍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昏然欲睡皆踞石而坐松風謖謖吹人衣耳目為醒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生以事出其

子聞之爲煑茶來獻乃啜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東其塗漸夷有公主墓云宋孝宗女葬于此又行至東山則所謂史山者山視殳山稍卑上建神官祠人至而禱者前後相屬余亦倦而休焉兩山之中求其奇峯之環拱瀑布之噴薄如赤城天姥無有也然予意在於一適耳意之所適亦何異夫赤城天姥哉因觀祠旁古井井深二仞而泉瑩可鑑疑學僊者洗藥於此或云山僧鑿石以濟三伏之暍者人獲汲以飲焉山之勝殆盡於是矣

日暮下山路益峭或有雞子石磊磊至不容足而山陽王氏巨竹千梃參天以非好事者不得造其所近山又有三湖青𤗓黛蓄與天一色錦𦨴往來可畫從者艤舟以待翱與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余徒行歸翼日戊戌放舟自馬橋南行六七里捨舟而塗至紫薇山之陰山赭無草木左右怪石縱横錯布類馳馬者類虎豹蹲者類羣羊之或寢或訛者細路出石間如縈蛇蹣跚鼇行而上山顛亦有神官古祠祠之下為廣福寺寺建於唐時而

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依山勢而成寺僧達公古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曰蘭谷曰天然惜余所知梓南山者不幸而夭為之愴然其東偏小樓曰覽遠遂與古道登樓望海而弱水三萬里之廣宛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接於欄楯也又西過裔笑巖居中闕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色即所謂天開圖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巖没已久弟子道印具茗飲共讀章孝標詩日卓午返酌于半間雲所臨筍而食肉雖美不能過也與仲謀各賦詩

一解兒子翀復成五言長篇以紀其事既罷下至半山有寺曰慧力蓋晉尚書張延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麗旁像尚書父子而祠之兵變之餘什者不復支𡊮者不復易而陶者舍其中摶土為瓦器然諸浮屠猶守其道不去日於西廡小殿禮古旃檀佛梵唄之聲雜於螺磬予嘉其信之篤而持之固且歎吾儒之不能及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即之所書四字在焉古道導余觀壁間畫龍一驤首躍洪濤中一既升而反

顧恍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葉茂章元統甲戌夏所作距今三十餘年矣其餘兩胡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寺南有勝果寺者不暇遊且轉而遊東山道遇才公大用洎桑子才沈復東二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薇夾水對峙相去可三里許石磴尤峻余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矣山之寺曰崇福寺寺廢亦久徒見浩刼於荒煙野草間而畬食具墓顧況讀書臺錢鏐洗劒池走馬塘舉無存者惟僊人葛洪井歷歲不改其泉甚清

汲者往往得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慈烏泉者在山之東冬夏不竭余以道迂不及觀獨至俱胝喝石嵒嵒深黑可坐三四人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時如清秋嵒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為玩今大木盡伐棟宇亦撤矣下有農圃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漼木交蔭其旁豈亦辟世之人與回登絶頂東望岸海連山起伏者秦柱山也其北如獅子騰舞者横山也共慹東嶽行宫至是而遊者漸稀矣噫有其具而無其時不

樂也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樂也今有其具有其時又有其地此余所以遂登臨之樂也抑天也非人之所能必也不可以不記

植勤堂記

余嘗論宋三百年間有大德不享其報者晉國公王祐也符彦卿與太祖外有君臣之分在周則為比肩同事之人而握兵居重地一旦疑其為變命祐往察動静之跡且欲因而翦之使小人茍利富貴必希旨附和以誣

其罪惡計吾之得失哉乃以百口保之坐是失官既而其子文正公相眞宗十有八年孫懿敏公在仁宗朝復出入將相三十餘年植槐之應捷若桴鼓當是時祐非私於彥卿實所以忠於太祖者也使太祖無誅滅大臣之過而彥卿免讒構之寃此固有純臣之義矣若秦檜當國忌賢嫉功盡斥異已至殺岳飛殺趙鼎而張浚胡寅亦幾不免其陰賊慘酷何如邪迺嘆其子不足相副當燕而罷曾不反求諸己其後卒褫爵廢棄秦氏遂衰

嗚呼善惡之積如此天之報施又如此可為百世之龜鑑已故君子莫不稱祜不徼近功至檜則皆怨詈欲食其肉然如祜之所存者恒寡而放檜之所為者往往有之豈其性甘為豺虎哉將以天之冥冥為不足信也不智甚矣撫之金谿有王熙謙和氏以晉公為法顏其所居之堂曰植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賦詠以美之復介工部主事彭德脩來謁記故特舉二者論之大抵為善無應則輟而不進此固人之常情勤則始終無間焉

以木覯之封其本而枚益蓄去其螙而實可冀蓋有出於自然者孰與快意一時以稔其毒肉未寒而名滅哉覽者宜有所勸是為記熙荊國文公十世孫讀書好古有長者風為鄉里所推云

仰高樓記 朱善

洪武己未正月善自遼東歸南昌秀士羅德厚館于書樓之上開牕而望之西山屹然于其前其卓絶若中軍大將部伍旗幟整齊嚴肅而不可犯也其靚潔若補陀

觀音冠帶瓔珞尊嚴端正而不可狎也其飛動則矯然龍驤翩然鳳翥雄健俊快而不可羈也其變化則霞飛雲斂陽舒陰慘一日之間倏然晦明而不可測也德厚曰自吾創是樓也旦而笑語焉夕而寢處焉閒居而宴息賓至而觴詠焉無往而不於斯因將托是以終吾身而奚外物之足慕哉請子命之名而遂為之記庶將賴以不朽予曰諾吾將有以成子之志按圖誌西山之高與廬阜等而諸峯競秀環三百餘里其巖洞之幽深泉

石之清美竹箭之茂密草木之靈異琳宮梵宇之相望良田名圃之相屬所蓄之富足以衣被城中十萬之衆其利澤之所及者遠矣抑吾因是有感焉是山之大能與廬阜同其高則斯人之居是邦者獨無與是山同其悠久者乎稽之古人忠節如梅子眞高風如徐孺子孝友如黃太史固皆足以敦薄立懦若乃煥然道德之光粹然言行之懿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靡不師法而宗仰之者其惟濂谿周子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高山之可仰也以喻盛德之可懐也景行之可行也以喻大道之可由也夫以是邦城池之壯麗第宅之雄偉人物之富庶挹清光而分爽氣者豈特茲樓為勝而連山疊嶂延屬三百餘里又豈茲樓所能獨專也惟能知盛德之可懐知大道之可由則專茲山之勝者其必在斯人矣吾子其可不務乎德厚曰然某雖不敏請終身服膺焉遂名斯樓曰仰高而為記以遺之

華萼軒記　吴沉

浦陽鄭氏以孝義聞于天下久矣葢自冲素處士諱綺者誓子孫以無分居至貞和先生大和已六世矣貞和而下復三世焉先生既髙年碩德子孫又多材俊於是招延名師以訓導之吾友宋景濂氏實往焉景濂一日以書來致其徒淵字仲涵者之辭曰吾兄與弟皆受學於宋先生先生嘗以華萼名吾所居之軒子其有以記之余識陋才譾向曾獲觀義門文録見當世之名公巨卿皆有稱述况何人而敢厠姓名於其間邪然以仲涵

求之之切雖辭之而不獲也嗚呼常棣之詩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聖人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公親遭管蔡之變故其詩也其志切其情哀委曲詳盡千載之下遺音嗷然也使天下之人而無人心焉則已如人心未亡者使之謳吟於三復之頃孝弟之思當何如其興起邪善乎蘇洵氏之言曰今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五倫之中惟兄弟與父子為天合而人生百年亦惟兄弟相與之日最久柰何世之人蔽錮

銖之利害徇陰㽷之偏私反視之不如他人之厚也昔先儒之訓詁此詩於常棣之托興有二說其一以為衆華鄂鄂然俱發而光明興兄弟之衆多而和睦也其一以華鄂分喻兄弟華與鄂相覆之光明猶兄及弟相順而榮顯也二說不同而鄭氏之家則兼有其美焉又聞之冲素之四世孫龍游府君德珪與青田府君德璋兄弟也青田為仇家中傷龍游奮身代之兩人爭欲就死事在宋史孝義傳中嗚呼此則不幸而處乎患難者也

令諸君子乃生太平無事之世家道蕃昌之時有怡怡之美而無患難之嘆何其幸歟其營是軒也蓋以為合族之所朝於斯夕於斯講明於斯燕會於斯籩豆靜嘉琴瑟和雅粲然禮文之有序藹乎恩意之交接信乎舉天下之樂不足以及此也故沉以為詩之次章昔爾之祖既允蹈之而末三章之辭令仲涵兄弟又克踐之然則玆軒之取義也將百世其傳而無慊矣鄭氏之澤其有涯乎古人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貞和之賢景

濂之教於是益可見矣景濂方以能文見許於時仲涵豈不能求其師之言以為榮而何假於余之區區者哉

京城鐘鼓樓記　王景

天子之都衆大之地故必涣鴻閎之具以昭天休俾民靡或踰於防古之明王建大中之極樓域之亢爽以樓鐘鼓挈壺氏掌之伺日晷之出内以為晨昏節非欲侈為壯麗大觀也不如是則天紀不脩而大音希闊于逺也國朝混一華夏建都應天據龍阜阻大江拓城萬雉

以鎮服四海皇上維清緝熙德懋周溥以為政令之行自京師始肇建譙樓于皇城之西地當崇岡既亢且陽凡為楹二十又四高若干丈下為馳道上懸巨鏞蒲牢追蠡作其鱗之而鼖晉三八周列于次扶桑啟曙衆革靁動徐疾三止金奏爰作以數節之一百又八聲震天地無遠不格天闕以開地户以闢人門以啓崦嵫景昧數亦如之于是戒百司飭羣隷令于衆曰凡興作休偃毋先時亦毋後時敢有不恭罰無赦於戲聖皇恪脩舊

章以為民防天時正于斯人紀脩于斯國容觀于斯建一樓而百度舉具誰敢不飭是宜表天聲于四海而垂則于億萬斯年之永也

復宗忠簡公墓田記

古之有盛德大功于世者具祀典恒與天地相終始非鬼神實司之蓋天理在人心不容泯也是以忠臣烈士英風凛凛昭灼今古非惟當時慕之而數千載之後能使人感動興發嗟乎生為忠良死為明神理之常也予

見宋忠簡公宗澤墓在鎮江京峴山其墓田林木乾坤跳踔不遂湮沒若神人扶持之者良可敬也嗚呼神州之陸沈至靖康之慘極矣宋太祖有天下太宗眞仁繼之百五十年涵養生息措國勢如太山盤石自神宗用王安石國脉潛耗至于徽宗以侈靡促之童貫喪師以啟寇心再犯國都徽欽蒙塵邦昌僭位天理民彝斷喪無幾惟宗澤起自義兵都總管留康王於磁州差軍衛南上書勸進高宗即位引兵趨行在帝壯之命知開封

府京城留守宗澤招集義兵得百餘萬山寨効順復數十萬方剋日大舉而病不可起矣嗟夫宋之再造宗澤基之宗澤之生死係中原之存亡宗澤在則義兵至一百八十萬澤亡則義兵盡散澤在則化叛逆為王臣澤亡則王臣變為賊矣是澤之生死係宋之輕重其忠義貫日月心膽裂金石志吞寇讎而力不逮回鑾之疏二十四上而國賊中沮之感激而死豈其得已哉使澤不死岳飛生存金之為金未可知也天朝郡守劉公辰莅

政之初見其墓蕪穢不治墓田為寺僧所侵即奮然復其故物勒石紀功凡歸田四十八畒三分二厘四毫地一十四畒二分七厘六毫草灘一十二畒五分山六十畒六分七厘二毫重命龍華寺僧守之歲奉祠祀作文序其顛末其規模措置頗詳具云邦人復建碑于寺以紀興復之由揚劉公之德且來徵文予謂非宗忠簡公之忠義不能遺丘壟于三百年之後非劉郡守之明昭前烈不能復忠簡公三百年之絶祀雖然是豈人力之

可致哉天相之也夫國家之理亂係于天而人臣之忠義懸于天劉公此舉非天而何故予假天以彰郡守之績以勸世之為政者知所本云

還牖軒記　劉三吾

都梁生李宣孟昭請于予以其所名與字見質予謂宣昭義問人所通知也宣矣昭矣不知所納約焉明無所從入矣韓昌黎名愈愈之言勝也則字退之以有兼人之能不可無謙退之志也朱文公名熹熹之言火明也

則字晦翁以既從火之明可無韜藏其明之地哉人心無不有所蔽有所通彼蔽而復語之以所蔽愈不通矣必自其所不蔽推而反之心斯悟矣在易坎之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室之暗牖焉本匪所由之明乃室之所以受明也易象坤為闔户坎象為穴穴其户牖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四用五之所明而以一尊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自納于君納之不自户而自牖者避其所蔽而就其所通者為之說也如漢祖愛戚姬將

易太子是其所救也羣臣非不爭嫡庶之義非不明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上素知其賢而不能致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後來左師觸龍于趙太后所愛少子不令質齊亦其所蔽于私愛也觸龍知其所明在使之長久富貴一言而聽之如響教人者可不自其所明而入之哉生知所以宣昭又知所以納約自牖則學得所入而蔽有所通矣故因其見質也爲名其軒以還牖蓋欲其于宣昭之明

而得所以納約自牖之地焉或曰兹義也非釋氏所謂壅還牆壁明還戶牖者乎曰彼以通塞之常言此不主塞主其通而言語若同而義實異也

宜隱軒記　方希古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寃之君曰此寧不足言邪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

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辯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為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為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

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属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螾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辯士宜於戰鬬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為宰而短於治劇黄霸治郡則宜而為相則損才各有所使也若夫為聖賢之學者脩之

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為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疏布而厭者其衣文

綉也必驕未有溢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禄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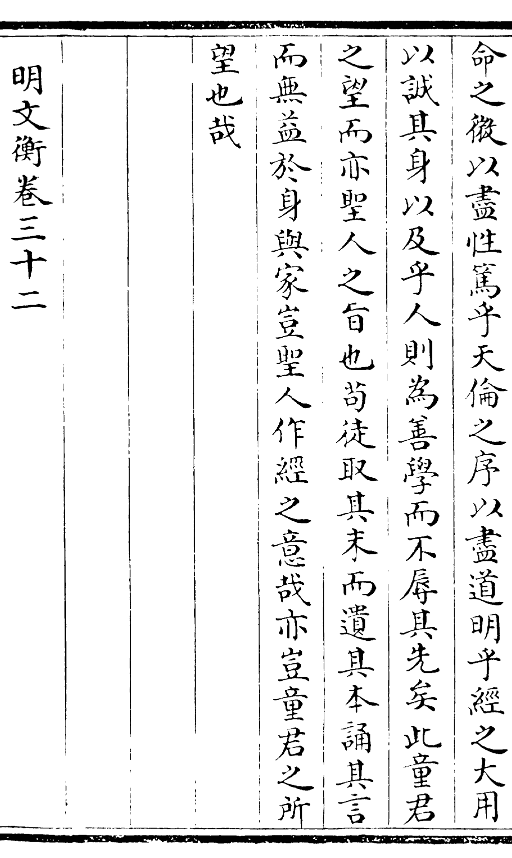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産同釜鬺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

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為可行而各以其意

之所使時之所習為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為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

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敎其子姪而不敢忽
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
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
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蠭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
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脩身致其道德於
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
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
於後人具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



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為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茍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明文衡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八十六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記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禄西川屢請于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

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叅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士人士友並以情事為告聞者閔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有焚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爾瑪叅政喻金闍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為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逋逃朔漠者遣使

郎托克托自西蕃來通耗索援且刼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絶於我朝迺匿先公於民間托克托聞之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見之托克托欲加屈辱先公慷慨駡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令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况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

托克托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為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焚人以此日為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爾瑪既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即日舁至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令之覲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説蓋以先公

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問市人競米致問有索諾木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屢時為元帥故達爾瑪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道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

無能知夫瘞所者因姑設次為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諱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眛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紞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爾瑪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爾瑪已使瘞于地藏

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壠自
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荐臻屋廬相望
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
後因托克托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
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爾瑪錄本藏于家
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
沅士錙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為元
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

其經理令墓所惟鋐知之有年前在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為書招鋐十一日鋐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絶句遂導至鄂爾多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為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

哀哉紳之初志鋭欲訪求遺殖歸塟先壟以襄大事不幸歳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死何面目見先公於九泉下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潞州廟學記　孔克表

惟潞州古上黨之域盤據太行抗勢高爽為天下樞自昔號重地其俗尚樸儉其民力本喜文學州治南四里

為孔子廟左為學元始建國州倅崔亶始經營之至元十二年乙亥知州事陳伯福繕葺而增廣之至正之季時丁用兵弗遑文教之事廟與學俱圮不治皇明受命萬世底寧乃具設教條置師弟子員用脩學校之政郡邑奉宣德意罔敢弗欽洪武七年夏五月同知潞州事張侯寔來祗謁廟下惕然曰王化之行繫學校是基而宗祀孔子者寔教之所自出也故制下窄且多撓敗甚弗稱崇重之意盍亟圖之衆皆曰然第瘡痍甫平公私

膠鶴辛少假馬既二年會蠲租令下民用以裕侯詢諸
判官馬侯吏目王均暨鄉之耄艾僉以為可於是伐鉅
材琢貞石裒集衆工盡撤其舊而更構之中為殿八間
象厥正配以及十哲左右廡各二十四間繪從祀羣弟
子及歷代先儒于壁兩廡之端立屋六間闢中東西門
而樹戟于其外門之南對峙齋宿之廬合十二間又南
作禺門三以應靈星廟之東別築講堂以為講肄之地
直齋翼如學徒而處櫺樓屹如書冊是度都為間復四

十又四至于廪食之室烹飪之所教官講師之居止前後布列靡不完固繚以周垣徑以脩術甃以瓴甓塗以堊丹俶然靚深廓然宏敞經始於四月辛丑訖功於九月丙寅落成之日侯率寮寀儒師行釋奠禮旣而合宴于堂鄉老寓公屬縣之吏逢掖之士咸大和會咄唶而相謂曰洋洋乎盛哉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侯其知先務乎非有述焉將何以考引侯德而掖民於道也乃相與謁辭刻諸石克表惟禮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

秋冬亦如之當是時學者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
也學校既廢天下莫適所宗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仁義
禮樂之教垂於萬世之遠通祀于學於禮宜矣朝廷釐
定祀典凡廟食之神淫名僭號一從刊削惟孔子謚爵
仍其故所以崇聖道正人心而植世教也郛之人士入
學鼓篋當淬勵刮劘以克廣其德業退而家居為良士
君子焉出而世用為名公卿大夫焉誠如是不惟無負
於國家而俟之志亦庶乎其遂矣不然羣狎朋嬉廩粟

是耗懵不知明體適用之要又豈侯之所望哉侯名三同字大亨世居阜城家于吳初舉進士擢白水縣令治最諸邑佐州冉碁具行事槩可稱述獨此關於治體尤大云

皆山軒記　胡廣

國家建太僕寺於滁陽以總江淮羣牧之政聖天子蒞祚尤重其事乃遴選賢能授以是職吳侯鑑以將家子魁傑負才氣擢為太僕寺丞治事有法率以古之君子

期待不肯為苟且之政比年馬大蕃息公私優裕侯尤好學於公退之暇即賦詩寫畫自娛嘗於官署之偏築室數楹為宴休之所引釀泉為渠紆流于外舉目而望則豐山琅琊諸峯環列遠近發奇吐秀隱見於煙雲杳靄間而朝暮之景變化無窮乃取歐陽公之言名之曰皆山軒徵予言為記滁之山水名大著於天下後世者蓋自歐陽公始也公為守於滁築亭於山水之間日與滁人遊而樂之顧望清流之關思宋太祖嘗破李景兵

十五萬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求其迹蓋百年之間故老已盡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而當時得以樂其樂者伊疇之力也滁人蓋未必知之而公與之言忠厚之至也予惟今之滁非可同於昔日我太祖皇帝龍飛淮甸由滁陽而基帝業呼吸雷動羣策響應英雄蕩滅滁刷百年僣亂之風盡復衣冠禮樂之舊神聖功德與開天闢地而同其盛豈但平一城擒一二將之足擬哉昔者滁當干戈之際為用武之鄉今為邦畿千里

之地而凡得以居其間者顧瞻山川仰思太祖開拓平治之功而當時故老猶有存者皆能道其盛也況草木雲霞蔚葱炫爛五色之氣凝爲龍文結爲鳳彩霓旌翠華儼乎在目而向之徒見山高而水清者漠乎其微矣又烏知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哉昔有覩山河而思禹蹟者禹之功盛大故人莫能忘我太祖功德卓冠萬世天下之所仰賴而人心有所不忘矧俟居官是邦優游無事以樂乎雍熙太平之盛其所以感慕之者宜何如也

予知侯之脩其德而勤其職思以報夫國家生育之深仁庶幾侯之心刻侯之父兄皆攀鱗附翼以取功名侯又當思振其家聲異時忠孝之名有所關焉則是軒與滁陽山水競光華於久遠矣予竊幸與侯同其遭逢之盛是以惓惓焉為侯道之也

遊陽山記

永樂三年秋八月皇帝因建碑孝陵斲石于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十四丈有奇闊不及長者三之

一厚文二尺色黝澤如漆無疵瑩廷臣往觀之且相其
制度之宜時諸臣往觀畢越九月戊午特命翰林臣往
觀於是學士解公大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已未
早朝罷由朝陽門出過十里鋪鋪外人家夾道連續而
居閭有市肆直抵滄波門門外隔平疇山蟬聯起伏即
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烟林村落遠近映帶耕夫餉婦
橫縱隴畝有刈禾黍者有登禾黍于場者有挽車以載
者有汲以灌畦者有薙草萊者予三人觀其作勞徘徊

久之見田塍畔繋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疇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絶水之上有古石橋頹其半石墮塞橋下人取便從下行橋上草甚深橋西北有土溝問之溝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牆就以疏牆内流水由拒馬牆折北而行至麒麟門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折東而行五六里漸多坡陀幼孜與予秉肩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觧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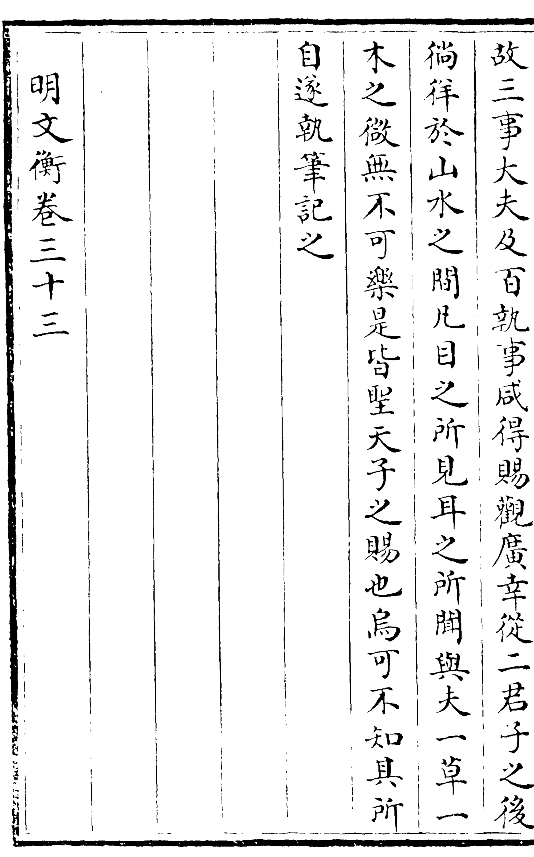
一長阪阪下路岐而二一依坂足少折而北一下田間少折而南予將循坂足而北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市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稜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茇數百餘間以舍趨事者樊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下入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二水甚清出門上百步許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甃之以為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塡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㙿立予足力稍疲倦心急欲觀

之雖疲亦趨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嘆息所未嘗見謂天生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巖不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礬頭者㿿窊者竅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右稍平可行余將俯觀心掉股栗目眩不能下視獨觧公登石立久之余坐息定更蹋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澹然於煙

霏霧靄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北二峰峭拔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舊塚相傳曰葉丞相墓按金陵志葉祖洽墓在宣義鄉即此是也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于眞州奉勑瑩此蓋葉丞相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峯上干天際秀立如玉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葱葱結為龍文散為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日過午下山回至小村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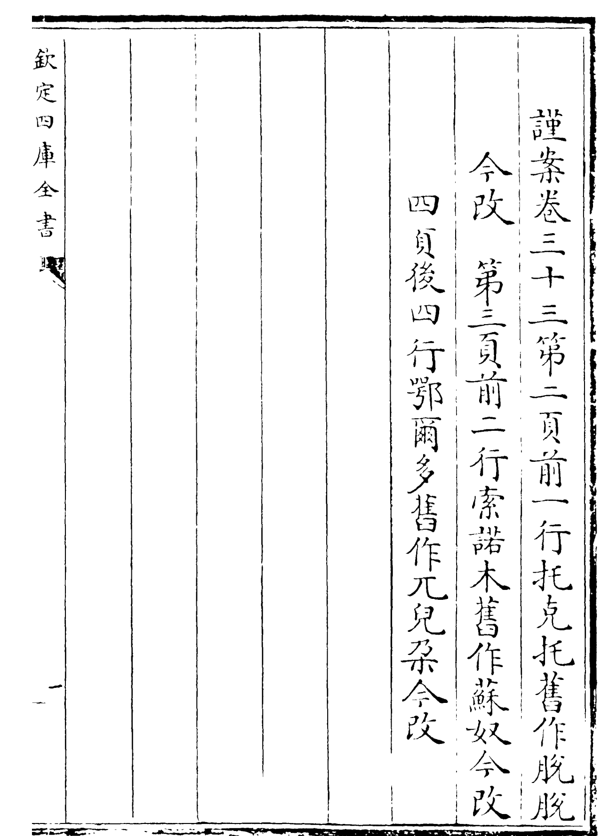
澗工兩傍皆松柏有古寺甚牢落梁本業寺也朔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柱二株其本枯朽其傍枝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水滿而清汲以烹茶味甘洌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尋寺前小徑緣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鉤衣以手褰衣去地尺餘行至一巨石工坐息眺望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別入一小室坐久始就寢山空夜涼寂無人語但聞

蟲鳴唧唧窓外落葉摵摵作聲余久不能寐地志云謝
靈運墓在寺近欲待明訪之叩僧不知其處庚申旦離
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
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于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
名公品題并宋璲篆書金剛經觀之至暮而還廣自惟
以匪才際遇明時荷聖天子寵眷置於侍從優游禁闥
無所裨益夙夜怵惧况敢為暇逸之事乎屬聖天子致
孝皇考樹石園林昭功德於萬世量其制作不敢以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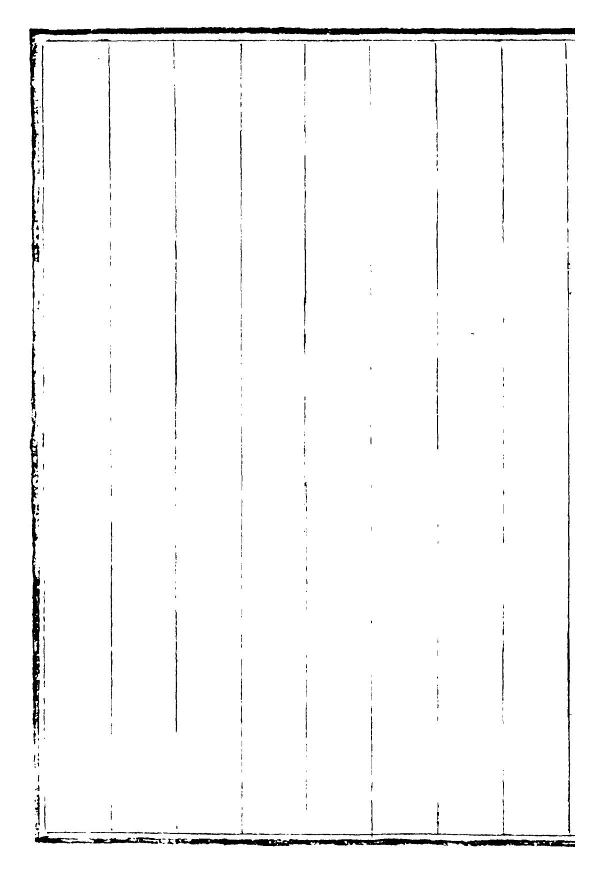
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觀廣幸從二君子之後徜徉於山水之間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夫一草一木之微無不可樂是皆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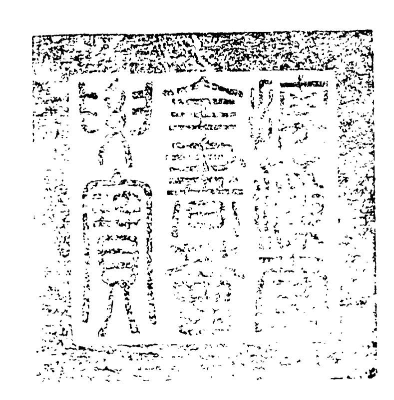
明文衡卷三十三



謹案卷三十三第二頁前一行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　第三頁前二行索諾木舊作蘇奴今改

四頁後四行鄂爾多舊作兀兒朶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 臣楊邦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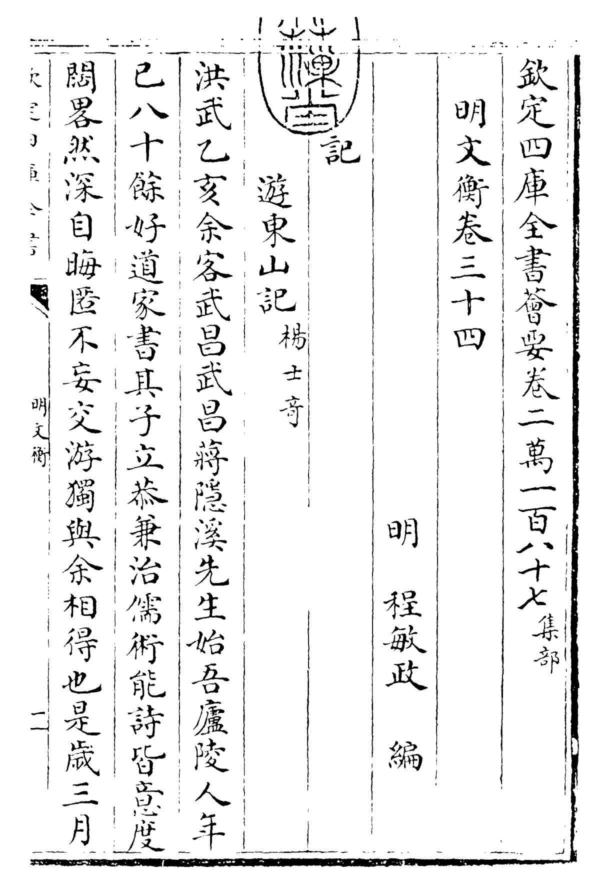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八十七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記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

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渉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隂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鷄犬聲余佋立恭起東行數十歩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

一卷坐庭中盍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媪捧茗盌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工指顧童子摘芋葉為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

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賁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柰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絶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輙盡散不復聚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絶詩一首道

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槃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别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晩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〇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

恭宿别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録一通還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没離合之感具能已於中邪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國朝

廷試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傳臚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序立傳臚既羣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與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皇上嗣統之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什四著為令盖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

有之寔自今始禮部尚書臣濙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㓜令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為榮者天子親擢之也今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録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為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籍為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

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歟於是朝之令典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于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三代而下以仁厚為治者莫踰於宋宋興三百年其民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韓范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為心以太平為己任

蓋至于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歆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暫黜而遽還或屢擯而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公以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凛然忠義之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邺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安者非由君之明乎昔公

在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皆無幾微遷謫之意方日務保民而與民旦暮相親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仁宗皇帝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公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琅琊山問醉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

其從臣曰邦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復作醉翁亭而刻公所為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賢者王元之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州其文章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舊也醉翁亭之前舊有六一泉疏導加石甃馬百費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規於是滁人歲時謁拜二賢退而歌詠

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如親見公之樂乎此也而有以
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南國後人思之至
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况公嘗樂於此者乎君子之感
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
能遂所欲為此滁人所以有待於趙君也趙君名進字
孝禮天台人發身科第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參政
遷太僕卿於滁豈弟敦厚明達大體所至為所當為以
賢能稱相斯舉者太僕少卿蘇寳龎䝉丞楊文達孫暠

宋戴劉壁主簿舒伯治及滁人褚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煕元年四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歲月其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記

虎丘雲巖寺重修記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瘞處也世傳既瘞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欝泉石竒詭盖晉王珣及弟珉之别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符閒載

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㝡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盖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竒廣八十尺有竒深六十尺工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

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字今僧録闌教止庵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良价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禄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

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焕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瓌瑋踔絶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

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絶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既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闓後世哉吾又以嘅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聚奎堂記

宣德二年春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得故廨宇於長安門之南而修葺之周垣數百步凡屋四楹制度簡樸梁柱不斲編葦覆茅塗壁潔素

間而三之其中為堂高明靚深南極北戶疏暢洞達東
西二室左備偃休西庋圖史庖湢具於兩序卉木之秀
環列前後四顧虛曠埃壒之影車馬之音邈不及宛然
郊郭之外高人逸士之所棲託也置僮奴數人酒壺茶
竈與几奉賓客之物恒具公之意葢將朝退之暇及其
寮寀游息於此以適夫蕭散之趣也既成會工臨軒策
士其第一甲三人皆授職翰林馬愉偕撰杜寧謝璉皆
編脩於是館閣諸賢相與置酒堂中為三人賀主獻賓

酬觴行甚樂有言于列者曰斯會斯堂誠稱古之人名其居蓋有因事而志喜者請名堂曰聚奎何如衆皆曰然少傅公屬予為記衆皆為詩夫奎西方之宿十六星與壁相比談天者類曰奎壁主文章而圖書秘府也今則吾徒之職守在焉國家選賢非一途而進士科為重自洪武辛亥至今五十有七年臨軒策士十有六所得士之賢者濟濟中外有光政治之任而擢承明著作之庭者又皆當時之極選也今聖明在上丕闡文化斯民生

遂四境晏然大平盛致也吾徒得以閒暇宴適於此千載幸遇上之賜固士君子所不能忘而升斯堂也於少傅公之所以自致亦未可忽哉公自登高科歷事列聖幾三十年未嘗一日不在天子左右其文學才猷所以裨益聖治者愈久而愈勤故天寵愈進而愈厚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少傅公有焉然則公禄爵之進尚未已也而凡在此者有心公之心將繼起而光大亦未已也三年一大比賢才之出當益盛則相與如今日之宴

聚斯堂亦未已也吾雖老尚屢見之哉

溧陽縣儒學重修大成殿記

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嶽鎮海瀆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著于令典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即建學立廟京師親臨釋奠又詔通祀於郡縣又詔罷從祀之戾於孔氏者所以揆前聖之

大中而垂永代之鴻範也皇上繼承大統益崇孔子之道以治教天下親幸太學行釋奠禮又詔有司治曲阜廟蓋自漢以來崇禮先師極盛於今日矣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聖人之心也繇是天下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

道尊且大而况乎首善之地百里之外其民心嚮慕興起為何如哉溧陽縣故為州有廟學元季燬於兵國初林公慶知州事乃新作之垂五十年矣禮殿弊壞教諭梁本之始至謁先師顧瞻惕然懼無以安明靈副德意於是積俸廩節百費以謀更新而訓導陳余適來議益克恊乃白之縣令丞皆曰此吾職也敢不竭力以相縣民耆老聞之又皆曰此非以圖善吾民乎奈何吾坐視自逸即皆自言願有助也本之以其情言於朝從之於

是自某以下各隨力出私帑作大成殿若干楹易故以新工良材堅高敞宏麗加于舊規又新作夫子四配十哲像踰年以成由是歲春秋邑長貳學官諸生奉詔行禮對越有嚴秉虔將事罔或踰越退而歛焉敬脩所學以求無怍於古聖賢將上以光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係豈細故哉諸生來請書其成夫受命有政敎之寄而能究知本原之意相與殫力一心不費於公不勞於衆以底成功可謂不忝而為民父兄於斯舉奮起

趨事皆如當然又以見人性之善而王化之被矣皆可書也是役也肇於永樂庚寅某月明年六月竣事經始者本之垂成以家艱去代本之者陳余及訓導某皆與相力故具書之其畚民之與力者若干人書之碑陰嗚呼後之受政教之寄於斯為民父兄於斯者可以觀矣

明文衡卷三十四

明文衡卷三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記

重脩河南程氏三先生墓祠記 楊榮

凡先賢所當祀而祀之禮也立祠於墓以祀者禮從義起者也祠久而僨僨而興者常也常則不書而書者大復故也河洛於天地之中扶輿清淑之所鍾賢哲之生

自昔林林而盛矣然莫盛於宋程氏父子三先生者程氏世居嵩之陸渾三先生卒俱葬洛陽縣之府店保遺墓至今具存墓側有祠後人以為享嘗之所歴歳滋久㳺惟兵燹向之隆者夷壯者敝茂管宿莽一視蕩然誠當道者所宜究心也錢塘周鑑自郎署出叅藩政歴是邦覩之慨然即有志於興復第縻於職務弗果宣德辛亥春皇上圖弘化理重惟古昔聖賢之道乃須明詔凡天下郡縣有先聖先賢祠墓在者所司宜以時脩葺毋

就于廢鹽祗承德意樂以斯事自任遂以其秋行郡道
經嵩邑抵程氏故居得其十六代孫曰子中者與同詣
墓所薙去荒穢辨正方位先捐己俸為倡河南守郟城
李驥及屬邑令佐亦以其俸助之遂召工計資凡所需
之物則取於近邑所宜產戒以期輸集無敢緩者以是
年某月日之吉興工工能材良需用咸足於某月日告
成垣墉棟宇皆復舊規封築堅厚樹植繁密凡所供設
之器莫不畢具以某月日立開國公神主於祠之中以

明道伊川二先生侑食依故制也復子中家俾守祠事遂率郡屬祗奠馬奠已誌于衆曰惟是三先生之墓自宋至今餘三百載其間興廢者幾漫不可知顧念吾徒誦其遺言服其遺訓用底有位兹得奉明詔以周旋執事於故丘之間幸爾記事要不可無書雖墓間之石有當時銘表在無庸重述而祠之興作歳月不有誌之將何以示後衆皆曰然鑑兀以公務來北京屬禮部郎中兼翰林侍書蔣暉請予記其事予惟道統之傳自吾夫

子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集其大成而不得位以行於天下遂私淑於其徒然在當時惟顏氏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孟子没其道無傳寥寥千百載間不絶如綫迨宋之興文運斯振而明道伊川二先生出孟氏之傳乃續而其學之所自實本濂溪周元公茂叔方元公司理南安時開國攝通守事知其賢深與友善因遣二先生從學卒能以其道倡天下傳於後世人至于今賴之是二先生之功當

不在孟子下也宋季臨邛魏華父氏拳拳以二先生易名為請遂定謚伯曰純公叔曰正公皆得從祀先聖廟廷此天下之通祀也天下通祀則墓祠不立可也而墓又有祠蓋墓祠則猶廟祭一家之私祀也通祀以道統之傳惟二先生得與其列私祀則推其所自出而開國公擇師教子之賢是不可泯也揆之於禮殆亦弗畔矣夫然則祠之廢興歲月其誌之也宜嘉鑑之能知所重因其請謹為之記

書畫船記

黄淮

陸乘車輿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承乏兩制四十餘年旦入禁垣侍帷幄薄暮還署閤甞一使齊魯以故乘輿馬之日多而乘舟之日盖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頻年入覲泝江入淮以達于會通非舟不可行居鄉屏處先隴往來湖山間必以舟從事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偪仄編竹為篷且易損竊甞病之今年渠槩二子以余齒高力衰舟

輕劣不足以濟頗更造新舟頗寛廣板工覆以蔽風雨牖兩傍以使觀覽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備燕息後闢行厨可以供茗飲為余慮甚周亦人子之至情也昔米元章名其行舸曰書畫船至今以為美談余與元章無能為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畫俱假名自況無乃不可乎嘗讀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始則追思謫宦遠涉觸蛟鼉冒波濤寢驚而夢愕終則羨夫逃世江湖之上者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千里自

顧有所未暇余也既免蛟鼉波濤之危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澄妍倘徉乎近境岸草汀花前迎後擁足以悅吾目漁唱棹歌交響互答足以克吾耳耳目各有所適氣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絃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朋布奕傳觴賡酬笑謔視彼傲然枕席孰優孰劣向非得請而歸乘與策馬追逐公卿之後榮則榮矣然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是皆上之賜也上之恩猶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記所及用以自慶云爾

蕭山魏氏祠堂記

古者家廟之制大夫三廟二壇適士以下各有差等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享止考妣而已後世廟制非有命不得立是不獨庶士庶人之無廟也夫禮緣乎人情而起之以義所以報本反始者也喪服上至高祖而享有所不及豈孝子慈孫之意哉於是司馬文正公河南程夫子相繼詳定始以高曾祖禰祭於影堂紫陽朱夫子又畧加損益為祠堂之制著於家禮而後孝子慈孫始

得有以致其情也國朝列其書於性理大全為萬世不刊之典其嘉惠斯人之意盛矣哉吏部侍郎魏驥仲房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世祖文昌宋江淮制置司制幹扈蹕至臨安遂家焉高祖有聲元常德路判官曾祖應臨平務副使祖縠廣東塩課司提舉父伯雅洪武初仕至寶鈔提舉司都監以子貴累贈吏部考功員外郎叔父希哲工高知縣再徙蕭山驥實其子嗣伯父都監公後於序次為宗嫡爰即其所居構祠堂若干楹祀高曾祖

禰位次儀度一依家禮又別為一室設二龕一奉自固始遷錢塘遷蕭山之祖倣祭先祖之義立春及忌日出其主祭於正寢易世不遷使子孫知世業所從來馳書徵文為記余惟家廟廢而祠堂作經三大儒而制始定緣情以審義因義以起禮厚而不失為僭隳於四代之外增祀始遷之祖此又情之至義之盡報本反始之道備矣雖然禮有本有文規制儀等禮之文也誠敬禮之本也祖宗之於子孫一氣之流通誠有不存則氣県志

驕心神飛越與祖宗精爽判然不相關乃欲備儀文行虛禮感應於俄頃難矣哉驥嘗為太常博士陞亞卿存誠事神講之明行之習其於祀先也宜無間然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子子孫孫盡思纘承於無窮焉

松江府濟農倉記　胡儼

民者國之本農所以養民也昔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穀後世人名耕者為農農本濟民今曰濟農何也民農一耳食者民而耕者農四民之業食者衆而耕者貧耕

者貧不有以濟之則民何由得其養哉為政者孰不欲濟農然得其道者鮮得其道而農獲其濟者今吾於吴松之為政者見之矣松之為郡所統者華亭上海二縣其地不過二百里而田賦百二十餘萬石視他郡為特重每歲春夏農之貧者必舉債而後能力作幸而有秋則先償私貸然後及公賦公私既輸而農則貧矣農貧復假貸或鬻子女或棄本業日殫月削積貧至困如火銷膏不獲其所者可勝言哉保定趙侯豫來為郡守深

以為憂適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郡趙侯白其事周公默識之然郡無宿積愛莫能施宣德七年秋東吳歳稔會朝廷命下平糴勸分以備賑卹於是周公乃與趙侯協謀而力行之得米六萬石分貯於華亭上海名其倉曰濟農明年歳侵松江飢民二十餘萬計口者五十萬餘乃盡發所儲以賑之民乃獲濟周公復思廣為之備乃下令瀕水立塲凡輸賦者民自發運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輸減三之一公又與趙侯謀曰郡歳徵

北京將帥祿俸轉輸南京給之計其所費每米六斗致一石彼能受於南京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便且以省費之米儲濟農倉農可無憂矣趙侯曰善非公莫能爲也遂言于朝而松江得省米十五萬石并以各場之贏及平糴所貯凡二十一萬餘石公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損負者及築隄防而力役者亦借給之民不失所矣是冬朝京師以其事咨戶部戶部以聞如其請下松江廣二縣之倉以貯焉具帳籍出納則擇官之

廉能與其民之賢者掌之每春夏之交施散以時斂必以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所畫可謂勤恤民隱經綸變通與民宜之者也踰二年郡又旱大發農倉以賑貸而民不知飢乃相率詣趙侯請曰吾民往時歳豐猶窘衣食者迫於債負也今遇凶荒得免飢阻不至流殍此實周公之恵我公恊賛之力也苟得文字載之貞石以傳世示後則二公之良法美意吾民永有頼焉趙侯於是屬前翰林編脩郡人楊珙寫書以耆民杜宗桓所述本

末請為之記噫余昔以文事仕於其土者于今四十九年矣於其父兄子弟固不能忘情而侍郎周公又余故人重以趙侯之請豈得無言也哉周官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其一曰散利散利貸種也洪範八政總之曰農曰農厚生也農倉之設豈非貸種厚生之遺意乎其與常平義倉同一養民而尤切者也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而君子為政以恤民為報國二公之事皆可書余故史官也用著其實以告來者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為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粤自先朝偉著德望曁于今啟沃居多予于庶政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為圖進弗稱工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

木維良厥石維貞厥陶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㝡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版以埴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甓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廐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

賓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亦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為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會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為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民者為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為公

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為記

清白軒記　梁潛

雲南按察僉事茹良玉取漢太尉楊震所以遺其子孫者名其軒曰清白良玉世本為晉陽人自元末客蜀之巴縣久不能歸遂家焉其地在巴渝之間今重慶府屬邑也重慶昔者為明氏僭竊之都也巴蜀之水至於此而合下為三峽千餘里而後出夷陵其壯且險天下莫

之過也予嘗道經其地覽其山川因訪其遺老盖太祖
皇帝之定四方也最後乃取蜀方其用兵時一自漢中
入取成都一自夷陵攻瞿塘成都既潰瞿塘亦披靡不
支遂直擣重慶明氏君臣既繫頸出降而兵馬粮餉府
藏之貨財遠近屬邑悉封上于有司其地未盡煩兵戈
故其民至今號為富完其學者習於禮義才克而氣完
仕於時往往致通顯者此豈獨其山川之高深致然也
亦其安集富完之餘遭逢太平之盛加以詩書之涵養

而流風遺俗之未泯者因得薰其化而致顯融於時其材之成有自來也哉良玉蔚然有令學者之文詞而介然以古君子清拔之操自勵觀其所以名軒而想其意氣之偉出豈不賢矣哉而豈獨如是而止也定其志而不遷克其所守而不可奪則見之於事業者固將煒然照耀其山川無窮也則其所謂清白者又何以異乎昔之人所云邪予自去蜀以來京師往還兩都忽忽幾二十年志氣之衰耗甚矣然猶常時想望其山川而思見

其士之志節蓋其去之已久而與之接者益少閩良玉之介且潔而又居乎風紀之任足以行乎其志其可愛也夫其可尚也夫良玉以記求予因為本其山川習俗之故以記其軒

藍谿書屋記

鄧絹

古之為士者其始皆學於家而後進而用於國故三代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至於國學則其材已成而非黨庠術序之所事者矣其於學也凡詩書

禮樂之教非徒誦其文通其辭習其升降俯仰之容識其鏗鏘綴兆之節而已所以和其心志正其容體盡格物致知之功以極夫盡性至命之妙大而窮天地該古今微而起居食息一動一靜莫不有則是以非僻之行慢易之氣無自而入焉古之學者蓋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後之學者則異於是矣誦習其文辭而或不能精察夫義理考識其名物而或不見於實用則所謂詩書禮樂者亦徒惟其虛文而已矣又其甚者講習之不聞

而惟口耳之是務涉其流而不窮其源探其華而不究其實載籍雖具目不常睹而曰吾儒者吾儒者此豈不過哉其所以不及於古人良以此也夫士學而不如古而欲求夫材之大成不亦難矣哉此予所以常為之深慨也新淦饒章俊民居於藍溪之上讀書為學鋭然有志已而為邑庠諸生以其成業入貢于太學乃藏書於家而命之曰藍溪書屋又恐其久而忘之也來求余文以為記予惟俊民少學于家力勤其業既以窺探六籍

之文遂及于成而進之太學其所得者不少矣因其所已得而不敢忘其所自取其遺書藏之以俟其後人其志之所存心之所在異於人也亦遠矣予既慨夫古今為學之得失以為士習之卑陋無以自進於高明而不能如古人之所成卓然特見於世也故因俊民之求予之文而並書以記之俾夫來者之或有所警發於斯焉

清足軒記　陳繼

荆石上人生秀朗少有出塵志長薙髮而從蘊庵禪師

求佛道甚力所居無長物惟設熏爐茶具經函席几庭下植竹百餘竿涼陰幢幢虛籟淙淙風回露晞蒼雪飄拂衣袂上人方定起嘯歌其間俯仰宇宙視其久遠而若一瞬息廓然其中無一物之染着不知身之處埃壒乎而與羣有之相汩汩也因名其居之軒曰清足予過而問之大雄氏之敎以身世皆爲幻其謂幻者幻所有爲上人何勤於有爲而樂乎幻也且清者潔也足者無慊之謂也潔其心而無慊於中斯清足也何假乎名潔

其行而無慊於德斯清足也何章乎有潔其居而無慊
於適斯清足也何託乎寓假乎名章乎有託乎寓者詭
於幻而幻之工人欲幻於是之為乎將偶於是而之為
乎工人曰子之言理固有吾之所求者然吾之謂清足
者以水本清穢汙濁之其濁之者非水之性也水失其
性水而不足為水矣人性亦然性無不善欲累刻之其
善斯不全善之不全性失之矣人失其性人而不足為
人也人性不失猶水之清清斯足其性矣吾之名吾軒

者豈樂幻而為哉將以警吾内而不囿於幻也所為求吾為者必自有為始吾故以是為之余聞而善之意工人讀吾書知性之喻而不膠於其徒之說故録為記以歸之噫人性之善工人果識其用也歟

諸葛武侯祠記　王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舊即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庳乃下有司克廣之又

即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亦日就頹毀前之爲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除風雨退而嘆曰侯之德業任天下當百世祀之况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四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

同知張求推官司憲南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力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為大門以時啓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堂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焉正倫既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跽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嘆曰陳公為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不為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於是桓圭以書來京

帥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為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秉禮義循名節綱常之際截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為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脇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為者無非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迨華歆之計遂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絶矣當是時莫有非之者雖吳國多賢亦委曲順從之

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歸獨武侯奮起
閫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為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凛凛
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為賊綱常之道
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
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
比歟雖百世祀之可也且嘗游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
之所尚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葢
宜矣然今之為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

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誠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敎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爲監察御史以恭儉愼靜知名宜其所立有過人者故爲文俾刻諸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

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為之記蓋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塋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白雲庵為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乃命公經畧公選將練兵築城寨墾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徠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橫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

公之化皆為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於祠下者累日不絕宣和間守文虛中為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為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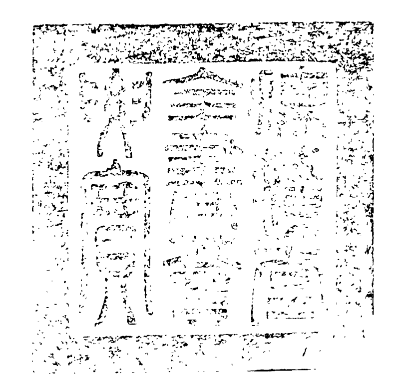
其屬致祭廟壞元至正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末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于蘇而監察御史劉君甄劉君仕昌鄭君顒皆以事蒞焉郡守李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嘆曰公之德業著于當時傳于天下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來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資俾吳縣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

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盡力規畫處置凡鄰邑之令佐皆以貲來助市良材命衆工為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為碑亭前作大門榜曰勑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閫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己是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心則人庶其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

任天下之重甞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為己人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為得功烈之卑無足怪也而所以為士者果

當如是邪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墓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究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使刻銘以告焉凡以貲來助者其姓氏皆載之碑陰

明文衡卷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八十九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六

明 程敏政 編

記

水木清華亭記 王英

吳縣知縣吳復克禮世居福州螺江之陽有亭為燕游之所名曰水木清華亭蓋取晉尚書謝混西池詩之語云螺江地幽曠而亭之作據其勝近則嘉木森聳亭亭

如車蓋清陰蔽虧凉飇時至水環繞而流明淨如鑑廻風激波遊魚出没稍遠則有虎頭之峯若顧若蹲若踞自南盤廻而西與羊崎諸山相連屬而石峽渡在其前飛來石峙其後朝暮之間雲霞之舒斂雨霧之㝠晦草樹之葱蒨與夫平皐遠岸沙鷗水鳥飛鳴上下遠近之景於斯亭一覽可見克禮日游於其中或讀書詠詩或彈琴酌酒或憑闌縱目意休休然甚適也嗟夫人之情所好不同馳騁車馬於通都大邑與王公貴人遨遊窮

極乎耳目之所好者人皆悅之而山林泉石草木幽寂之境好之者甚少克禮獨愛悅焉蓋異於時人也已非古之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吳縣大邑也政務煩劇克禮為邑宰清慎平恕事不苛擾民甚安之此可見其素所操履矣然而聲譽方隆顯用可待未得歸游亭之中以遂其樂乃屬中書舍人周其道其詳請記予嘉其志書以為記復招之以詞曰

螺江之流兮瀰瀰濱江之居兮居所止白石磊磊兮山

峙峙煙雲香靄兮古木陰翳君之去此兮歲月逝猿啼鶴怨兮誰與為侶盍歸來兮日容與擷芳華兮憩江渚膏吾車兮遠遊想從濯清泠兮追凉風發高咏兮彈絲桐亭中之樂兮與君同

重建蔡涇記

常州畿内大郡也其屬縣江陰之南十五里曰夏港其東有閘曰蔡涇南引湖水北通大江兩浙蘇松漕運及閩越商賈之舟皆經此而江陰武進無錫三邑之田凡

數千頃皆資以灌溉遇旱湖涸江潮退則禾槁死舟不
可通有閘以節制其水則田不病旱舟不病涸矣閘之
創相傳始於唐歷宋元以及國朝因其舊雖設官掌之
而歲恒圮壞輒役民脩治用力甚繁而其功不可經久
民與舟往來者病之知府莫侯之至常也政舉民安聞
蔡涇久為民病欲圖改作以其事奏于朝既從其請詔
巡撫工部侍郎周公為之經度公受命與莫侯議當撤
其舊而新之有言新作則勞費滋多其功難成者公毅

然力主其可初公因民有餘粟積於諸郡倉庾皆充至是會計其用可數十年矣乃發粟市材用諸物惟石艱得乃取於姑蘇洞庭山工者亦蘇人令琢磨以舟載至皆給粟償其力石計四千五百丈木二萬二千株甎二十萬鐵一萬斤有竒工匠計百人役民二千五百人食以粟計二千九百餘石始於正統元年八月以是年冬十一月成堅壯倍於舊時而閘之啓閉有節歳旱有備舟行無阻人獲其利而不知興作之勞也父老相與慶

幸述周公莫侯經畫之詳來請記以示久遠嗚呼河渠溝洫其利於人甚大昔創制之法與夫廢興得失人所共知而為政者莫能興其利至近時尤甚焉其故何哉不知水之利為民衣食之源故漫不加意欲有所興作者或謀慮不周或材不足任或懷私因以掊刻其下安能興利以及民哉今天下粮賦北上供億者蘇松居其半歲時漕舟如山列運夫如雲集扶檣曳纜者綿亘不絕若商賈之舟尤不可以數計而其道皆由蔡涇水可

使之涸而闢可使之久壞乎莫侯欲作之既知所先務周公能力成之而使民不知勞功大而利博非有謀有為舉動無私焉能至此其功不亦偉哉刻石以記其成者固宜乃為之書周公名忱字恂如永樂甲申進士累官刑部員外特拜侍郎廵撫南畿内善政不可殫述莫侯名愚桂林人由工部郎中陞知常州以正直自持稱為賢守後之人觀二公之成績亦當有思乎

義山記

盧陵銅谿劉先生嘉會所居之傍近有山焉初無名先生以其寛衍深秀而閔鄉人之貧窮歿而無葬地者令皆葬於此今塚墓累累殆百餘所人皆以先生所為義士也因名其山曰義山先生有學行文藝洪武中以明經薦至京賜華蓋殿説書後分教壽州以言事稱旨陞武進丞未幾罷官家居宣德初用知者薦入朝所司擬外校官時年八十以老不堪事辭上曰師表後進正宜老成人不聽先生懇乞骸骨得還鄉里今年幾九十尚

康强無恙鄉人德之者曰先生不慕榮利而享壽考以行義之報也然其餘慶之發殆不止此將猶在其子孫矣乎先生聞之曰吾欲鄉人死生之皆不失其所而不能也吾量吾力之所宜而為是耳豈望報耶或者曰此仁人君子之心雖推之以行之天下可也而有所不能行焉獨不可惜哉夫士君子讀書學道得行其志者幾何人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民族塟而掌其禁令使皆有私地域是則古之人無貴賤貧

富死而未有無地以葬者後世山林川澤皆歸於民而據於大家巨室非細民所得有然後有暴骸露骼者蓋多也今先生居一鄉使一鄉之人無是患有古之道焉如得行其志而兼善天下則失所者殆少也此世之所以惜之也歟先生誠仁人也使鄉人之所以祝之者信然則其後人之食其報者其又可量哉予姑記之必有以驗之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况鍾伯律奉璽書擢守于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于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祗謁于吴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頹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

牲醪祇祀于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媿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于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為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

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瀆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為虜是欲求富彊而失其富彊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鬬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尒民欲為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

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為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祀神農陵記　曾鶴齡

神農氏教民耕稼蜡祭醫藥交易之事開萬世衣食相生相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即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今上即位實遣臣鶴齡賫香

幣祝丈求其陵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酃縣酃縣深僻若獠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塹五宿始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稱上所以親遣之意既畢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蹋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或指以為塚門又上少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為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下有埤蓋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由而

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舘取縣志閱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鄉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宋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戴一笠持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咨羣臣皆曰是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之境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則炎帝塜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即遣祀之遂成故典噫斯亦近於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傅說遂舉為良弼孔子夢

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由是觀之則宋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剡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茍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邪予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勿辨可也

復本堂記

倫理叙名分正繫於世教使然者予嘗得其說矣世敎不明而其民父子兄弟之序或至顛倒繆盭者非其性

不善也汙俗誘之也其敎既明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人得其正者非其性獨良也美俗導之也五雲東溪著
姓郭氏當元盛世有無子懼乏祀者遂子其弟可謂其
名紊矣而以為固然莫或易之迨國朝洪武初其後裔
按譜世次失倫大駭遂更正之復其故常此豈不有由
來哉元有天下幾百年海内富庶人人足給民至老死
不識兵革庶幾太康而獨狃於故俗不脩堯舜三代之
敎人不相非以至綱常淪斁我太祖皇帝龍飛之初怨

嫉其奰一正以禮法而汛掃之俾尊卑上下隆殺等級截然不紊而天下益以治富庶益盛於昔由此觀之則郭氏之先紊其名實與其後裔得改而正之者皆世教使然明矣天高地下川流岳峙萬形明白而昏霾翳之視者無見一日天大以風刮去淨盡仍復其舊而天下曉然豈非此理乎郭氏世次得正久矣又嘗扁其堂曰復本今年有來京師求予記者前金華丞正顯也正顯之言曰曩所失者曾祖雲祥府君後復正者叔祖崇良

府君崇良府君嘗為萬安訓導願請并記之嗟乎能復者固本乎上之教而非其人卓然不惑殆亦難矣昔孔子為政欲以正名為先子路猶且以為迂況後世乎況以令兹而欲正數世之前之失乎夫誼之正者往往難於為繼非特繼之難守亦難也然則郭氏派系之本必卓然不惑而後能復之也夫而後能繼守之也夫

舵師記　林誌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

凡傭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恒
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不之任
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葢甚重也哉歲戊戌予奉使
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某甲予見其騃而使酒曰
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子以傭役人而乃貌取之乎
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為也予固疑之比渡淮及湖中
流而衡風作狼狽失勢者幾旁舟皆咲之曰是特其小
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奚為予問同載者曰嚮吾言

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其甚者奚暇渠之咲哉予曰然則是吾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以任人何耶應者曰子以彼為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費博其資利遠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傭必擇人況於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謷不顧夷險在已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侔焉是誠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其於舟也朝儆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

利乘人之載而弋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泊然於中也彼欲載者樂其易與且利其廉儆倖以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況於淮與湖哉予曰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與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違情庸師勢迫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審如此天下惡有僨事者哉予曰嘻此名言也顧命童子濡毫記之

重新孔子廟學記 陳循

鳳陽府古揚州之域春秋時鍾離子之國漢晉以來為郡其名不一聖朝龍興於此吳元年賜名臨濠府越三年為中都建中都國子監改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國家定鼎金陵復改中立為鳳陽府以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府儒學其殿堂學舍自創始至今凡八十有餘年中更郡學之吏多矣而未嘗有脩壞補廢於其間者以是士無所奮以志於學而由科目以登庸者遠不逮於他郡是可歎也仲侯閔之來為郡也首以為懼以謂學校

風俗人才之本爲政所當先者不先其本而規規於事爲之末以徼譽於公庭爭訟辨别之間君子有不貴也孔子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吾徒誦法孔子者也敢不容心於是乃率貳佐周覽廟學相其廢壞有不可仍舊者卷撤而圖新之中構禮殿翼以廊廡肖像以祠聖賢其間凡廟所當有者無一不備外爲講堂環以齋舍儲稟以餼來學之徒凡學所宜置者無一弗周材出於捐俸貲以率僚寀而省浮費以補缺工出於

貲勤敏以乘間隙而止不急以助勞經始於景泰二年三月十六日落成於明年五月二十日既成仲侯遣人走書幣來京師求為之記仰惟昔者天厭元德昏亂篤生聖人以為民主肆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龍飛九五削平僭偽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然肇基不於他而獨於此此豈非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周殆有不可以與尋常州郡同日語者况嘗建中都立太學天下英才畢集之所今雖更為郡學

而詎可以廢壞不治以有忝於聖朝龍興賢才豹變之淵藪乎宜乎仲侯首以為懼而惓惓任作新之責於今日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為理之必然也天下賢才無問海內海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尚莫不有帝臣之願况居州里之間輦轂之下如水之先得濕如火之先得燥有不相應相求為尤易於他哉士之得生是邦游於是學其視天下海內海外賢才已倍萬其幸矣

而又有賢守之作新如此誠不自棄而加勉焉將見如水流濕沛然若決江河而注之海如火就燥粲然若列星辰而麗乎天有莫之能禦矣故於仲侯請記是邵廟學之成書以為勸

坦齋記 僉定

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闤闠中樸然一室也署其題曰坦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思樂乎平易也先生幸有以教之予曰平易天下之善道也而令人鮮克由之

豈世方以奇崛爲高詭硊爲安好僻怪而樂深險以平易爲不足爲故弗由邪胡不舉天下之所共由者而愉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鳴和鸞中節奏無不如意坐車中者暢然而舒泰江流一碧巨艦中下風濤不驚棹夫唱和處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乎平易故能坦坦也若夫攀危遻履巉岩臨萬仞之壑逆百折之瀧未有不神褫而膽落者不由平易烏能坦坦哉君子察夫是理恒置心於平易之地含躁而趣静遵分以循理久則心

廣體胖將無適而不坦坦矣是故大易有履道之象聖
人有蕩蕩之稱皆所謂善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
矣水陸舟車之喻僕未暇遠觀焉試以日接于目者言
之僕之居四通八達之衢也雞鳴而起貴賤紛沓騖利
達者躋攀於分寸殖財賄者較量於錙銖百技衆工四
方所集忻者咲戚者悲怒者搏强者欬詭欺揶揄滑稽
突梯千態萬狀以求售其術寧有樂平易而坦坦者乎
僕於是乃求喧中之寂掩戶以息杳一縷書數十卷或

從事於佔俾鉛槧資之以為養此外殆無營焉顧因先生之言勉其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知其不可也於是舉几布席豆羞觴酹樂予於齋内獻酢互更懽然洽矣為之歌曰坦兮坦兮去爾町畦絶爾多岐遵大路兮以遨以嬉秣吾馬兮膏吾車吾與尒同歸宗政吳人敏而好學善鍾王楷法為時輩所推讓縉紳大儒皆樂與之游宗政漠如也其自待與其名齋若不相背馳云

遊嵩陽記 周叙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黒石渡沿洛陽南至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馬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栢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一金元

光二年上黨趙琢謚云汾陽嘗領大兵數萬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崗嘗出毒霧為灾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紙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自犖至是十七里餘翌旦遵趙城陟轘轅道石徑崎嶇盤廻以上中有闕名亭嶺老卒數人守之時天

旱邑人祈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西僅五里入少林寺木蔽翳仰不見日花草餘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峯麓少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寺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為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歎曰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佛法亦然使世之為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者邪因

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製達磨太師賛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山崖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矸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下是為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鳥元蟬鳴聲上下倏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巓有惠可菴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二人曰圓宗林之廷者甚能言相與論辨亹亹亦自可敬飯

畢啓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洞灘石礧硊按轡徐行毛髮森竪俄經一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途者索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赤童子山又行十里憩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遒偉可觀觀畢即出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是又六十里明日同廣文劉仲武司

訓吳永膚謁中嶽神祠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培塿不奇崛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矗綿長數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為降神殿三面皆圖生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古督李丞命畫工模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奉勅撰者碑最穹壯字體雖甚勁麗又漫滅不可讀并

命諸生用紙墨摸搨以考其舊既出李具酒殽于道士
方丈相與宴飲甚歡丈室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
然有聲如擊金石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
永庸循北門遊嵩陽觀觀久廢惟古柏三株存大者圍
幾三丈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有石刻識
其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幃幄
如擁車蓋風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不能去
惟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河洛似獨遺

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僻遠不見知於世邪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洄澗尋崇福宫即太乙觀林深從者迷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宫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于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㩦蒱泛觴三亭今惟九里池存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湮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宫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宫琳館金碧交映鑾輿

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烟斷礎鞠為丘墟樵人牧豎得而辱焉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與天地長久永存今既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則箕頴諸山隱然如畫追想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峯綺綰繡錯高揷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灝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啓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怪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刹殿宇頹圮惟浮屠巍然南下則有周

公測影觀星二臺廢址北顧嵩高二十四峯舒奇獻秀歷歷可指竝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予冒風寒頗不懌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以賞者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于簡以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鞏邑廣文吳公俾想見兹遊之勝一以留登封學宮以備他日好遊者之故實云是為記

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堂記 柯暹

宋有天下三百年海内臣妾無險釁一旦北風大勁江南失守高城深池閒雖有堅甲利兵曾勁草之不若獨丞相信國文公未受王命毅然浩氣充塞天地使伯顏之餌不能釣一舌世祖之謀不能屈一膝幽囚白刃不能移一心是葢有日月之明風霆之厲者在乎其見耳方瀛國未封墜石塞敵使南冠不縶安知吳越不可復中原不可圖然而不能皆天也或又以為既執之後張弘範說而誘之至再也世祖欲公附之切也附而用之

宜不下於宋也使能隱忍許臣於庭見之時又安知無可圖者顧其思不出此嗚呼是豈足以知公者哉當庭見之時一身之外皆元有矣此膝未屈為吾敵國一屈之後臣節凛然縱有可圖吾心已二萬一有成猶不能免無成則是漢李陵之謀誰復可信此公所以吟嘯從容就死而靡他也其來永新閬固塘文氏六義堂并詩乃公為其族人正道所扁而題也因造其堂拜公遺像誦公之詩過錢市又瞻公像于文氏祠中宣德丙午江

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括蒼王公繼行過謁祠下命某易文氏祠為丞相祠或曰文氏譜自五代時春元始至十世彥純生二子長曰卿次小山卿曽孫革齋生丞相為鳳崗派小山之後為固塘派族遠而義疎某曰不然文正范公親疎之論至矣以公之孤忠大節傳播宇宙間如日星之明不容掩矣為宋而歿在宋當祀宋亡無祀之者雖敵國表勵忠節亦當祀況守公之故土而受君之心同然者乎世無子孫雖鄉人尚義亦當祀況敦睦

之族景先德者乎今其祠在京都郡庠者創于元已祀之矣某在金臺時見一僧號全拙以戒行自高尚知慕公風節往拜于祠又聞一指揮者見祠宇傾圮尚能慨然新之求其姓名未得豈有鄉邦不如敵國吾儒不如武弁同族不如方外者哉祠因舊更其榜曰宋丞相信國文公之祠為之歌曰

玉關洞開朔騎南來孤忠矢志乾旋坤迴匪人自天我皇弗庇巡剛遠貞孔仁孟義盤盤鳳崗摧彼雕梁固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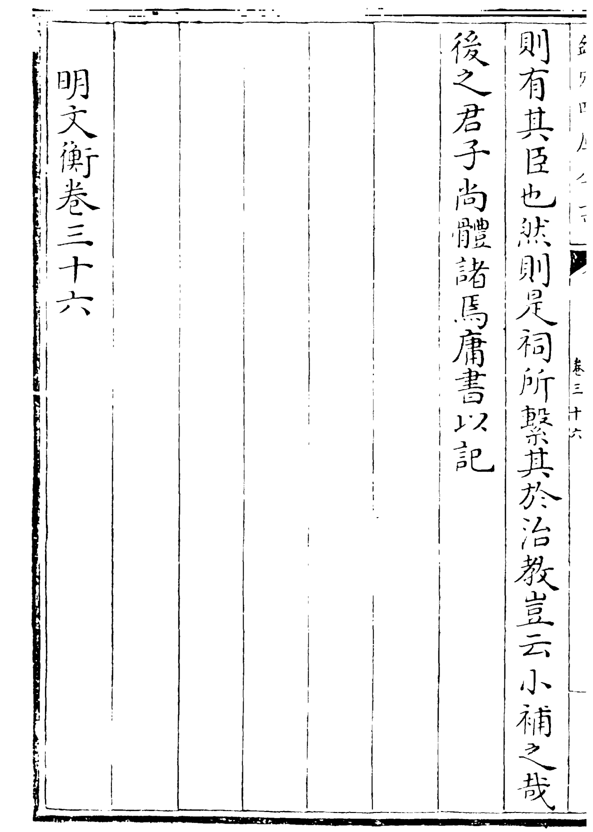
錢市六義孔彰篤維親親匪祀何祀子姓繩繩億千萬世

重修虞士祠記 祝顥

洪洞縣南去城一十三里官道之東虞士皐陶之墓在焉道西原上乃其祠也地可百弓坦夷高爽面離闢户繚以周垣祠屋三楹中肖神像與侍從儀衛旁設齋厨數楹制皆麄儉葢創自前代莫究其始建入國朝載諸祀典守土之臣雖春秋共事而因陋就簡莫之加意且

其民俗去古既遠罕事文學罔知貴貴尊賢之禮故舉其地里祠墓傳舍稱號一以神名名之無所諱避仕治教者亦莫之戒識者慼焉景泰初予以侍近出官山右按部玆邑恭謁祠下顧瞻廢墜為之驚惕乃命有司封植其墓正其祠額凡觸神諱者一切禁之於是邦之吏民稍知敬憚而觀風問俗入其境者亦知趨式焉今年春予復來玆屬縣令尹鑑脩其祠之未備鑑循而才克事其事次第畢之加於舊觀因謀伐石請書其事用勸

邦人且示來者其用心可謂遠矣於乎自兩儀既分人
極肇立世稱至治者必曰唐虞而士實當時名臣羣后
之所首讓者其謀謨道德載諸經傳有天下國家者師
之則治萬世臣子之所咸仰况洪洞為神明之里則凡
生於斯吏於斯者尊崇敬仰是訓是行宜先他方安可
須刻而或怠之者矧今幸遇聖天子更化海內風動寔
孚黙契賢才彚征以光輔盛治駸駸三五之隆則夫是
方之間寧不有感發興起以追遐軌者乎故曰有其君



則有其臣也然則是祠所繫其於治教豈云小補之哉後之君子尚體諸焉庸書以記

明文衡卷三十六